壺

天

錄

岐黄術乃張帖行診應手轍效凡至病家率問见語曰喬大人來謹避 秋試聊不能往丙辰歲僅持錢八緡往同伴恐爲累預約出閹先行中 靡有能詳述者當其未過時鬼神呵佑甚奇友有客上海者得其詳告 謹避緣是歸資粗足時近榜期姑級歸榜發同人皆落惟中丞獲雋尹 得過助者上海喬潤齋中丞掘湖南陸德澤在人口碑載進逸事頗 文端 公時 制兩 江素稔中丞 名見與應鳴 宴驚異之厚贈而 丞於十六月晚始歸寓時已不及而聚底罄竭 天道遠神道通亦鑒觀乎人之賢否以爲問懲耳故凡名世賢臣無不 于余余異而識之中丞少普貧或午刻由塾歸灶突無煙慰父母曰 食我仍返證弱冠遊邑庠授徒不足自給繼室張夫人紡織以佐遇 天 琢 ■ 卷下 一錢不名矣中丞素擅

뛔

彩

歸中丞躬

灌陰自一居士閣

奪壽穀 非公之德藝有足以格乎天神者与由致此彼小人慳吝之心豈足以 所給方謂窮途無告乃天卒相之以醫得能以次得名神復助之以歸 人之投冥詞者多矣有杏茫多年而迄無靈響者亦有倉卒暫時而 測君子哉栗而 你 爁 千里金陵以一夕至奇異方甚後至邑廟見神舟脫尾遺繼在焉乃恍 舫停泊 二歲间 烟 登岸惶遽中遺織于艄回顧官舫渺然不見矣自維舟子旣不索值 **知神助致敬盐禮而** 機秘手持 但聞 預楊 浴者如 **江干游幟燦列舟子搖手禁勿於令中丞處職尾一船暗黑無** 風濤洶湧聲勢激宕尋亦一雕經質明舟子呼日起起至 州地區發審差精明監幹歷辦疑難案件爲江北第 儀器邑令周明府霞町 先行亦友道之變也其遭怕斥也不亦宜乎 返逾年成進上仕至湖南巡撫當其始 可異焉按明君諱 昂殿 年前四 也被 幹 削

放論 大府**背**倚重之光緒辛已歲九月疾終任所凶耗 一傳上下同聲惋惜 前並呼其妻至曰我將死死後汝湏爲我明冤否則追汝命耳翌午狂 妻倪氏來儀相依時儀色糾耆職金脩邑廟明府以弟督其工弟轉囑 人有老隸齊云此即本縣城隍神名也三體甚夜半高忽延捷三至楊 極亦指出逸帆某公事得若于互為攻訐至于相毆交訴明府明府不 高社終辦廟工旣竣逸帆忽得浮言高蛇沒捐歘若干播楊譽內高情 **捐務漕穀鷵弟捷三以帳房瑣屑弟之妻兄高星聨艱生計牽其母帮** 需次蘇省者聞明府關家如辠伯與叔皆乘館來儀明府屬兄逸帆以 冥酮也絲明府昆季四人明府居次其兄弟皆操中韓術且有相雜職 以為才長命短天不假年耳不知其命之促者實由其兄與其戚共遞 云明日 曲直命明心于隐神乃各具斬投之是晚捷三即見有二役持帖 郬 錄 在 大殿算核工帳 三茫然正欲靜睛而 人已杳矣以名帖詢 卷下

生人爲陰曹決獄事稱官野史說之不一然實未見其人也大要皆聽 故示之罰而奪其壽歟吁可慨也已 俱亡冤業重疊明府身爲司牧先專旣覺察不及後事又斡旋不能肺 港謁見時語多不經制軍以其病也温語慰之去不三日亦卒捷三歸 疾卒明府因 制軍過境勉於江口 堕馬人 水田掖起之更行又墮于溝 死高母华己就邁慟子姐偕亡且斬宗祀亦自盡焉未三日捷三遇風 危昏瞀中忽見青衣數人跽前請蒞任車馬儀從皆列于門外遂隨之 亦發狂跳踯自抓皆高氏三人之言越數日亦死之一役也高與捷 出坐肩奧前導旗 藍仿佛府縣簿經行 鹵之路率皆昏黃大漠杳無天 明正直之人始克爲之有反述二事一爲謝給陳增江都人某春鴉劇 **適皆局中人也死而就判理或宜然明府何與焉高君一死至于毋妻** 而逝明府厚為殯殮高麥素懦無法報復抱恨飲泣旋吞英馨實而

竟不見顧邏尋無踪始購蹞獨返顧仍臥牀頭若僵公甚錯愕忽憶辦 堂之上下寂無聲俄頃有朱衣吏執簿入置座上謝披閱皆水劫人數 **拉赫公令守于門外戒弗剛走俟理事畢後再與同游遂入少頃公出** 動蓋神往冥間判事也友人顧姓者知其事請于公乞援偕遊公難之 僅收發賠資晡脩雖微必邻詩書之外兼課以敦品勵節從游者多所 堅請始可一日邀顧同寢遂偕往焉歴觀塵市無異人世至一署勢甚 造就而家徒四壁晏然自樂也有時安睡恆一二日不覺戒家八弗驚 頓蹇人皆謂謝公暫署城隍也其一爲花公諱裝正號木童爲婁邑睹 **更復取硃肇請點謝不能自主遂按次點之旣畢事從人復請謝出景** 日無何至一衙署宏闊壯麗啊導而入坐堂皇旨役各執簿侍立時則 生庠序有名平生以正直聞訓俗型方綽有古風踊門講業者無處日 狀如前見旁跪赭衣犯纍纍亦不敢問頃抵家入門遂醒汗溢淋漓病 天脉 後下

祥者白銅船主也由閩省運木赴申江駛至吳淞日湖落水邊停阻難 欺 誣負約之情加賭同類猶或有時而 受懲創者況於神爭 奪彼嚴瞞 **牀矮燈短竹消遺無聊惟事烟雲供養耳矇睷聞忽見一出衣短人 趙舟師水手計數十人枯坐以待殊苦岑寂船主向有鳥烟舞高枕橫** 即入孽障不亦危乎其微哉 之常也至以生人而概以种道之事則其人之聰明正直更可知矣若 與戚友話別至期無疾而卒異香滿室嗟乎生爲聖人歿爲明胂此理 顯牀頭撲殺之回顧乃如夢醒矣必曰幾誤大事後公臨終數日前先 顧非范公拔置不將終淪畜道邪信乎 生死關人頭食界判 一念之邪 新產六豕公日是突啓笠細觀果五雌一雄公遂以千錢購一雄歸就 去遂往裹塔逐家究開有新產牛羊犬豕否旋有農家答以昨晚五更 必事時曾有五效校生畜道判在裹塔處所方疑顧見色起心屠之而

渝之耶神固不以此置之死 要其平日欺 誣之罪取死已非一端特假 出戶外若有八擾置波中者隨流而返不及救矣噫赫赫神靈共可戲 舊規齊献天后而在舟所許之願竟置罔聞是夕方國衆飲福船主偶 日荷荷神祐進口銷貨謹具生體以酬未幾默助帆風果獲洽願遂循 成衣匠王姓亦賃東廂者一夜偶出戶忽見牆角立一人疑為賊叱之 吳六者連署猾吏也起逐羣小獨居其屋吳旋因案死囹圄吳之寡妻 揚城舊有勅建李公祠牆宇宏峻並有園亭之勝桉李公祖孫祖爲明 容秀偉體約在前頓悟舟中無此人必胂憲示異肅衣起敬整衣默柷 据為已產招無類分居之收其息詎賃居者益見怪異不數月娰徙去 神以顯共惡耳觀乎此吾甚爲天下之頁約者危 幸未燉而神牌已失李氏子孫俱死于城於是不遑之徒屬集其中有 季忠臣孫為康熙名短祀典所載固彰彰也成豐時嗣宇完好兵燹後 天 録 卷下 四

堪喊 爲自詡阻量云主某不武如我何懼之有言未畢忽跪地崩角無數流 其人乃仲腰漸六與篖齊捺王至地以上塞口倒置享堂屋側王昏不 向跪求具限各遷徙外之寂然曹自几上跌下如夢方醒問所見則 復知人事外之衆始知急救乃甦次日遷去又一曹姓業屠沽醉後謾 慢 孫相承忠孝節義爲國家重臣蒙恩血食于此今爲爾等汙穢業已難 佔踞踐踏 遂 紅袍紗帽者一紅頂袍掛者升堂即唇無知覺夫忠臣名宦之祠爲人 ďj 脚取 便那物託名以懲創之即俟有道以質疑可耳 以小人不足較姑置之乃肆詈罵實不汝容矣於是合祠之衆瓊 元賢塘固小村落也里有張某業箍桶夫婦皆半百一子爲隣 固有任其咎者至于靈爽在天豈屑與較論耶抑乖氣致戾 旣有明徵乃又有藉神惑衆而 斂財者亦國法所難宥楊之

與其子殆二而一一而神者也邑侯怒復重實其子而逐之羣說遂息 愚夫愚婦亦可哂已 吁童之罪無可逭彼父母固實受其子之累乃至公庭被杖而復不悟 既實童之父母乃重實其子其父母泣而 言日仙姑害我猜以爲仙姑 仙姑治病求符水者絡繹不絶得資甚夥且有以屑車迓之者舉國若 **童即索筆書符焚水碗中飲之日明日愈矣果痊於是城廂中外轟傳** 威請現色相牧童即麾手日起起綠尚未到且俟百日後即與汝等游 世非有絲者不度耳正言間忽作色日仙姑來矣衆聞而 懼膜拜于地 村牧牛性戀而 狡一日牧牛歸忽大言于衆日我今與仙姑遐傳我仙 戲矣惟現牽夫人命施符灣世如不信即領病者至運則去矣病者, 法能治百病矣點者詢仙姑來歷則 言是城隍夫人使女今來人間濟 天 錄 医卷下 正

明有天: 鼠而 其術 甯人徐某寄籍于滬有年矣家僅一 取 口徐妻忽于內室失去飾件約值錢百縎密察無跡固知爲熟職者所 **楊郡守黎公接篆日大小屬循例觀賀有某縣丞者候補多年一差未** 具 覆以白王宽信帥乎明難欺也 **飫已令同人各帖一條卒之得賊字者乃傭婦也婦亦慚懼不諱日物** 赴邑廟設誓乃各具楷往徐爲前導出素紙三條取一條醫賊字別告 事無左驗碍難指斥遂邀江湖客擅圓光術者如法試之客乃自炫 在願如數奉償歸檢原物則出于廚房柴堆下焉嚐以杳茫無稽之 似同寓之王某狀徐喆王王茫然徐以圓光告王無以白願偕睹人 筄 神光一道撫弄于燭花香篆聞徐令兒曹認識之形影中若現 地幽 人可乎此一 有鬼神鑒觀甚不爽也而在宵小勵點之徒則固不畏矣 事也婦固點矣徐亦智矣乃終藉胂之憲懲奸發 傭婦後又有哪姓者暫楊其室

戒中人屏息队勿作言語探小囊出黄上三撮诣諸鷁首俄頃賊至舟 人伏篷底手足戰栗躺從篷隙鏡之見鱗舟俱為賊刦且往來于江岸 逸諾之越日聞前鎗寇氛大懼道人日是不必憂吾有小術可以遊乃 徐生名海江西廬陵諸生也父經商往來西蜀素敬事呂祖駿十年如 魔之去噫榊道設教聖王不廢乃竟有顯應若是者失而旋得夫復何 **求主人固善于周旋矣殆亦感悟其心之一道敷 情心神顛倒不知何由而至此也僕以爲土地神靈使然主八乃歎惜** 在也詢之則日稅伏牀下久矣越僕出沽茶時席橙而出正與某鋪護 **泣而返甫入門兒一人眉衣包汗浸面琅瑰而至檢視衣包則完璧固 客去而 公服已局 有矣憤恨欲死以咎 僕僕無計潛叩于都上地嗣涕 獲食着特技亦從友假公服旣畢專解衣返趙遍一寅僚至遂出見迫** 一日焉會丹由川江而下泊船于巫峽周有道人附舟徐見其儀表俊 天綠 卷下

道術屏除轉從單畸造訪旣白來意並許重新廟貌金俯想移時約問 日報命次展商于僧標土成一孩束以紅綾送赴行轅軍門喜甚禮待 **交樂下僅一僧金善視之時提軍尤公海如年近期艾**迫欲抱孫聞金 大解下矣此神之靈感也如此方者果可以治此病乎則不得而知之 無患徐心急不暇閧姓氏如法制服甫下咽而新止又越日針隨韭菜 **籤扇至中途觸一人傾于地間倉急何為徐告以故其人曰是不難治** 舉茶碗吸之盐針橫梗喉中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勢瀕危往呂祖殿乞 神器山爲松郡九峯之一有羽士金太者精玄理終日默坐不與塵世 也子歸速以羅漢豆爲糜和以上度韭葉用猪脂熬熟食之三日後必 術以斷針置茶碗忽開主婦與奔八应却碗中物矣至夜黎氏渴甚即 口後於海要黎氏生二子令婢撫之婢出門見有水面浮針者歸效其 上日襲見貨舟泊此何忽逃遁遂去之道人拾黄上入靉戒舟亟往漢

演有漁者語金日義見汝廟一僧獨泛小舟手携銅鏡一具以鑑醮墨 足額手相慶郡守令送金歸僧候門巡問相視而矣後數日金閒游泖 來敦促不獲己乃以告繫下僧僧曰當速去明日可得雨金叩以故僧 勝金名亦由是大噪會歲旱郡守以金有異術乞禱甘霖金有難色任 之未幾家媳孕竟產一男軍門乃挈金二千登神體踐舊約鳩工吃材 起俄而逼身青紫舁回家自言有二女鬼來纏哀號遂絕先是其鄰人 **審放制西某生風流倜儻一夜在妓館徵歌逐舞方極其樂忽昏遠不** 日去便去耳母陌人耳余言不汝欺也金登壇叩禱如期果應田禾沾 冥冥矣神龍見首不見尾意仙之游戲人間乎 四布大雨傾傘矣汝其知之否金聞言建返葬僧則如天外飛鳩去之 **逾鏡而置之船唇仰天呼嘯如是者約炊許及僧打樂歸而**空中黑雲 不給于用後求僚屬賽助不適好琳宮科宇金碧一新神體山遂稱名 天 剱 卷下

異聞供亦不能諦聽但猝見捽翁油鍋有頃取出置之石灰桶內某工 神有某工四鼓時赴廟何役廟與緣廟和隣某工於廟前閒步忽見嶽 必有陰髓也生死作何孽未有能道其詳者又湖州某歲三月官祀蠶 **华月前死而復蘇鵑見城隍牌示有生名言舉仍逝生果暴卒羣以爲** 廣惟死前一年洞庭山某氏婦囑女媼私帶珠質來剝變買媼與眼鏡 果患病增爛不數日亦死下體腐爛一如火灼者然翁平日亦無甚惡 歸而述賭同夥人皆斥其妄不三日某工竟死知之者始鷄然疑之翁 廟燈燭輝煌人聲嘈雜有告以將審案脊輕超殿角硯之上坐者面目 店主相職说渠引之珠寶錦識定價值千百餅洋蚨先給百餅餘葉以 不忍見趨出恍如夢回望廟中昏黑如平日而自之前騶亦到某事舉 不甚了了階下有囚跪焉一則不相識一則開珠寶店之某翁也方駭 票的區日來取絕附丹回山甫出太湖口舟沒經溺死屍爲人撈起翁

壺 天 錄 ■ 卷下 **件赴杭其姓則日黄日洪日李日麥日陳日蔡各侍一辦之香兼玩六** 或涉南海普陀成赴西树鹨镇大率皆善男善女耳忽有碧嫗六人約 人之護身符矣誣妄可哂滬漫六月十九日相傳爲觀音鼫辰庱奉者 即夙昔靡惡不作者而但謂率佛何罪不消何福不至是直以佛爲惡 正直為神慈悲為佛自浮屠殷爲禍福之說於是塵世優優半皆佞佛 盆耶 **痰而卒想亦非孽之小者舉頭三尺昭布神明試間造作孽業者果何** 橋之景旣畢事返棹中逾六嫗同叛竟亡共四共二人抵滬亦淹淹待 聞是信急赴屍所於題身畔搜得票據以歸酬眼鏡店主百元事遂寢 害命而果不取其票媼雖死婦固未嘗無生機也翁固知有買主在賄 **眼鏡店主以滅口其計可謂狡且毒矣冥誅之受亦宜然耳至某生無** 某婦問媼已死珠資無着懊恨自縊而翁乃安享共利矣翁雖非謀 財

平月康莊那有峯巒間隔乃席地以觀其變旋見百步外有長髯神與 狀啓戶寂然叉聞饠尮隱隱若近若遠平明視田中禾稼踐踏有數十 樂文桿患神道應然所以血食一方功德在民也金陵南鄉某村農也 破之是自獲咎矣然則六人之死亦死其所當死耳何咎乎佛 糾其平時積惡能卽以進香莬禍而獲福乎昔劉誠意有云不論是非 謂疫神爲社 斃 多有又是社 畝之閥異之時有某甲云昨夜由隣村中酒歸蹀躞聞爲峻山所阻思 雖在窮兇極惡佛無不引手援之者則以情破法矣夫法出于帝而 一夕間天色慘淡陰風刺骨三更許聞場上人語嘈雜有萬馬奔騰之 惡神往來格鬥似阻其入境者然喧呶竟夜向晨始去鄉民間之僉 人或歸咎於佛之無靈不知天堂地嶽本諸方寸佛門雖日廣大倘 神能 神驅逐集貨酬報相率不己應神果降耶天災流行所在 阻耶誣妄之言安知非某甲創以惑人耶然而不為

所感者器亦符矣 壺 **啼棲於順外面 不出網絡之兩起毛 特稅然 谷斯五 相符述哲調陰兵** 雞毛為陰兵確是辛己七月出門外某肉鋪畜雞四旋風 月明風靜苔籲無程詢更役則若不知也成疑為夢後耳鳴旣寢喧聲 遙問署後街喧濫鼎辦縣然而聽之似有狂呼追殺者又有哀號乞收 之者皆惶然哲云是歲正月下旬廣州府番禺縣馮明府于某夜夢醒 悉帶之中稱鬼號哭或如甲馬哥鳴喧椒不己新基波頭其龍右烈間 以及呼號之聲則的叉面的矣思垣西城已即入雕後與閩城中市廛 經過於是否學金器以驅逐者有懸行以與壓者有狹冥瞬以釀解 較前與屬後往師之仍無影響云俗傳陰兵每剪雞毛為鬼箭遂以剪 者人聲喧囂無慮于百呼泉起間皆同動役待械張燈前往彈壓至 陰兵之歌原監到妄然亦有游火成團排列如師看若包聞合戈鐵 **£**', | 卷下 掃四雞 則 否

敗無如愚矢愚婦始終不悟 鳴呼陰陽一理於韶陰世無兵此膠柱鼓瑟論也但見怪不怪其怪自

陵棲霞 佛亦何哭為哉 **資裝金莊嚴實和與然一** 神號鬼哭俗人常言之要告談詞耳乃又有言佛哭者則誕之至矣金 中大佛三真假然天大心身也兵燹後石佛難存殘敗已極有善士集 形跡宛然真耶偽耶不可得面 山向有子母於處特。島山石鄭成之大小坐立不一其形惟居 新近您/有你落汲弄伯旋拭旋落班**痕點點** 知矣或殆神其說以警動思人耶不然

瓊叩於稱鄉得下下之奏語於[竦天踰 右鞭見有白蛇一係身短而口。如與不去於看燭廳之始入坐下而後 世人崇祀神道所以完保佑也乃有神豫亦未能自保者如杭州一事 可異焉杭那向有 水德院慢供主武帝計頭著靈異庚辰六月間 力夜华忽聞大點一震神像俯 斾 左

而即無兩則天之受權于魃也夫豈其然 魃彼鬼也何靈能爲属乎殆亦早象旣成鬼故假之爲属耳若骰有魃 宵小肆虐黑夜行赋心阻本虚因人而繁逸者其常乃有以意幅之神 物及今兩月未有兩澤想此爲厲耳魃爲旱腳俗謂鬼而僵屍者即爲 如鉛壓頭上冠若仰盂常有白氣上沖霄漢山人衆口一嗣謂自育此 樹類其形似人非人似鬼非鬼面目鬚髮不可諦視弟覺周身上下皓 光隔山人彼此喧傳旱魃出世每逢星月交輝有一物出沒峰頂箕踞 旱魃為虐見于詩經此固不祥之物世所不經見者也已卯歳七月間 耶則神之無所觀慮異者大率皆附會之語矣 蛇耶而卒爲其所仆豈眞運數便然耶不然蛇亦何咎乎神而必仆之 旋座右俄頃起矣爱將神像扶立重裝脩爲吁以神之靈獨不能制一 **小于地如係人推倒者然五木形骸亦無破損里泉羣集觀之白蛇盤** 天 錄 一卷下

模云一春萬事苦憂煎夏日營京始貼然記否秋成冬至後曾經騎鶴 蘇文復明瓦店居鳩園弄口晨遭回祿文姓多方廳灾爇香郡廟得 《觀書忽聞楼下有人吁然失聲五體投地乗燭超視則一梁上君子也 虚而無揭要皆其機之先動吉凶預乎其中爲特視乎人之誠不誠耳 者姑錄之以爲談助 跌耳先是某有硃砂鐘爐一幅節近端陽特加裝潢是夕有弟子潑水 **榊明感格一號可通而雙其顯然者也信之者謂實有可憑疑之者謂** 偶疑英故不覺魂飛魄奪耳豈董中鍾馗果有靈爽若此說有告于子 于业張桂盛周不意其能嚇賊也蓋賊于倉皇恐懼之中陡見此像以 取火燎館猛見巨人赤面朱鷺紅絳靴舉手搏擊不知是神是鬼故傾 倒量牆角四肢俱水氣息如縣急灌治始醒詢所由則云甫踰垣入室 而大相恐懼者奇矣蘇闡外許恭中某學究家聞室已寢某兀坐危懷

日天之正數莫能逃宇宙蕭蕭氣宇高向夜月明凄慘處一泓寒碧鎮 **肼殷何深不是天然是自尋要脫須知脫不得從今埋沒水沈沈語竟** 開時肆主乞籤于武帝廟云一紙官曹火急催帰舟飛渡浪如雷雖然 **閊斯督署花園有大仙樓聯額如林靈應如響毎月朔窯洞啓園門外** 復腰經文姓疑懼復至聖帝廟求一千一級一分謀恰是貪求計到底懸知 目下多篇喻保汝平安去復來故于失慎之時急于後河廣呼駁船裝 則歷歷不爽人咸信之閶門吊橋寶康布店開張未一旬遭回祿聞初 人始得贈拜每雙上刻一器皿緊以四字詩一首始多陰時難解事後 澄寥文姓乃不敢復間賭榊有何隱慝人莫知之榊乃如出一口奇矣 求難得意何如守己莫心高乃益疑懼因思別徙叉于蔣廟乞鲢共篩 愈顯合之大仙殿義所云從前作事總徒勞纔見新春難已遭百計營 力枉勞百事未諧成畫餅不如舍此別圖高叉乞飯于蔣廟云前途陷

互數千里高不可以尋次計山腰有廟路極紆徐由南而上計程四十 載貨物遂無損失故得簋復脩造開肆簽嗣明顯其驗如神人図謂籤 以行時亦有預跌之患然男女老少來往不息者固不畏也其南道則 海澱南至大覺寺數十里車殆爲煩絡釋不絶山上之路有二北道距 奉之甚處每歲四月朔日開廟堅日始閉半月中進香者西应門起終 **里廟稅巍峨金碧輝映廟供天仙聖母篋應素著上而王公下而士庶** 香市開熱南北京都各檀其盛然亦有時而衰者京師西有妙峰山綿 此益信 遂坦而遠相距五六些即有茶棚小憩所由山下而至際刀石而雙龍 崖勒馬收束 无不易偶一失足粉首碎身土人以畅椅 便客四人舁之 廟較近徑逼仄下臨無際自上而下壁立千仞步履悶難由上而下臨 之靈妙也不知仍其人之誠心爲之耳故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于

一壺 天 錄 ▼ 卷下 嶺而仙花洞而大風口而 磕頭嶺無 不有茶棚瀹 岩馬棚內供莊嚴愛 也 旃檀求之謬矣習俗誣妄踵焉不察在上者禁之亦黜邪祟正之一法 為西湖十八景乏一歲逢正月郊莊男女絡繹紛來城中自淸河坊以 **夫香客之來爲求福來耳抑知福錄善慶平時無一善之可名而欲于 迄武林門街衢日為擁擠上中下三寺設櫃日毎集貨七八十緡且間** 煙繚繞格帛滿積庭除香客皆屏足息氣無敢少譁云杭城天竺香市 也自泰西之教盛行又以崇奉土偶爲妄究之奉祀神祗亦未見其正 象教起於西城流於中土由漢唐而降崇奉甚度葢亦神道設教之意 事者禁止香會嘉湖各屬裹足於是六橋花卿三至雲山都爲減色矣 有銀餅作香資者為數強萬且有夜市燈火行明三更始罷庚辰歲當 相聲聲清越凡想頓消過此睹廟門路仍繚曲往復不可以一蹴幾檀

大也至於阿非利加一洲牽祀之神則更詭異矣境內人皆牽木石禽 死體未腐壞精神角在故演裹以淨布傅以藥水令其常存至所稱獸 爲聖歌禽爲聖禽舉凡飛走鱗甲之屬頗不以神祀之日夕頂禮而 歌以為肺又有教士威權獨盛謂能使死者精神輕託他人體中人雖 狗 飽 **羣起攻殺之山嶺割之啖食其肉頃刻立 盐恆有兩國因此葬仇兵連** 若上幾利亞國又獨尊蛇見蛇則拜忽納堂中堂皆茅屋屋廣 日出舞雌以配之死則悲泣不已如奉者爲猫則舉家剪其眉奉者爲 禍結者所奉之物各有宮室以居之服役者質苦有徒如此物食不能 重岩莫如晓娜凡遠人入其境者不知其俗悞點所牽之禽獸魚虫必 衣亦有裀褐為其寢處一國一家奉物各有不同然如其雄者服役 則舉家薙共髮皆所以示哀跋也推之各物誌哀則亦各有其例焉 則以他物頜之日日爲之洗浴兼以膏油鎗其毛羽或被以貴重之 最

壺 思勞舠投藥不獲效性嫗輩以時在石人前嬉戲或致驚駭騰之人皆 以奇妄哂之臟旣畢以石前土禽兒面果愈好專者遂謂石將軍有靈 也開亦有著靈異者舒應城內通衛中牆脚舊有石人一具香火祀奉 **墙基立石大壽深刻石敢當或刻人形尊其名日將軍蓋用以鎮風水** 風水之說半屬渺茫習俗移入感於此者雖明達往往爲所搖動即如 解者矣 奉畜類則視人而皆畜類也以畜類尊於人則人皆畜類之不若矣較 土人詣者皆裸體八室拜伏使蛇繞其身以邀福庇云噫奇矣人而崇 尺高亦均是蛇中有蛇數萬大者灭餘小者數尺室內架木便蛇升降 者耳爰詳識之以見祭祀一道六合之中固無奇不有而此則尤難理 之象教之設不允詭怪邪妄乎是殆照回教之供奉猪象者同一可哂 由來久矣也有劉封翁者家素封艱嗣續年五旬得一子珍愛備至忽 天 錄 卷下

扶乩 者可憬然悟矣 巍巍廟貌千載如新何並未聞顯著靈異耶觀於此而人之感於淫祀 之鬼憑藉以作威福故暫時靈爽亦易於澌滅耳不然聰明正直之神 靈於人之 誠也彼石將軍者胡一時而靈胡一時而不靈殆或有妖邪 功則视聨則云敕疾並無方坏土直教超百草寄蹤非插地解人何必 **區對亦罕有存者惟邑人季少漁名下士也曾撰區聯區額四字曰有** 於街簷架棚葢蓆設儿桌安爐臺磁瓶盛水桶以柳磚成者以香灰和 後亦漸弛邑令某有子忠病躬自祈禱迄無驗不數載棚蓆毀拆殆盡 三生工訪致天然膾炙人口吉光片羽故不隨風雨消沈耳其他則無 水吞服所 患遂失於是城鄉 士女接踵而 前以區對酬愿者一時林立 可搜輯矣客游舟次間而錄之乃閣筆數日人與神方寸相通神之靈 事原屬香茫難愚然固有靈奇可異休咎爽然者又有隨時

壇談生時舊事份人不知者乩則一一書之刺史偶倩人養圖自况 也實甫卒業而岳己臨壇因呈閱此遂題日承先啓後圖筆迅播如風 在箕裘不艷也弓一張杏花一枝祡敷本意在祖上陰功德行積鬱也 人背面右顧眉負重擔天上有雲擔前後兩筐前筐載雞支綉毯花意 南軍務遭職罷職里居病奴後已爲松江府城隍故云神自此時或臨 **別號退思主人詩毎句冠首則退思主人到五字也退思主人曾督西 悽然主持內政承住婿人到齊眉不羡仙刺史覺之驅然而驚葢其岳** 來癿即飛動如珠走盤頃刻得一詩云退却紅廳閱半年思來子女倍 者紧善扶懈降壇者皆明誠意伯劉公也一夕誠意伯降壇云偕一神 事謳吟詩句別具一種仙致如必謂其爲虛誣也則謬矣秦中何刺史 綴以古風二十四頭日一 管一 管復一 管箕裘不 医 萱花香 積 書何如 録 卷下 十四四

小用處勞,兩發漸斑皤薄宦十年猶蹭燈山書至此刺史不覺長嗟日 此難把文章換米薪可憐辛皆紆朱紫天下官難是牧令惜爾大材成 方期杏苑早棵花雕道桥堂先化羽 一家之計屬長子范权一餐何至 甥行李蕭條甚惟餘頭角猶崢嶸謂甥的是玉堂侶科名不獨賢書舉 **須此千金担卯乃左右與踣颠憶昔為設青廬青軍書旁午初見甥見** 穬 真寫入婿之肺腑矣續書云勸甥且勿長咨嗟世問萬事皆盋花即余 弟樂喪拏家庭和美與堪羨問睢啓後更承先甥以一人荷一肩一肩 切他年身作畫中人杖頭好掛風和月自此遂寂請亦不復至矣金陵 報國病且死至今一字離褒嘉况甥微官何足道爲貧而仕不辭小肩 中 功好祖宗馨德升天間一担一担復一担梅妻鶴子爆燒件編輯兄 自合 但有時息此際回頭信好好回頭遙監雲深處雙眉不層塵儿順 有神仙俗眼那 知真面目余與甥已陰陽隔為甥題照心懷

朔止濟戒持素一月或可免戾耳厥後呂祖降鸞亦有此訓時楊城亦 來悟師降壇詩云離說蒼生不食新長生有果莫求人大田多豫憑君 疫 **獲步步培裁步步昇柳師詩云十年不過大江頭如洗青山又早秋鶴** 自書係金陵陸某因叩住址即書可到省城東隅某仙壇一 **設壇請乩求减災疫濟祖呂祖未到濟祖派悟清侍者至呂祖派柳仙** 巳七月同人復請神初為佛祖降增問答多時忽齡云老僧爲東嶽解 細云云衆盡以陸之生平告之歎惻而散杭城吳山嶽廟何有乩瓊辛 **有干餘戶因應省試先期設壇求乩示中者幾人降乩者本鄉土穀陣** 句容士子某詣壇詢問陸生前專甚詳衆異之据云僕居句邑某鄉鄉 設立乩壇難疑雜症躬任發方給藥歴八不倦乙亥夏下世郷試後有 一節慶次濱請尙難挽回瘟疫將臨急宜悔非行善閨 天 錄 卷下 十五 月朔起八月 脚即知底

陸峻之一生忠厚待人非禮之事弗視弗聽人笑其迂陸自若也里中

登科也蘇堤吳也] 枝者] 姓也馬蹄者四數也 | 章] 江兩王姓皆 之父앞子甚切請乩示以中否ስ詩云為樂花窠燕子忙香泥枉自落 **德路子勉旃藥方可求之柳眞人判亦仿佛藥方則柴胡萬根杜仲貫** 背梯雲雲步駿丘將杯酒 暫澆愁悟師判 云緒子所求實屬可憫天災 **陽韻於日都向陽也楊州萬佛樓未被災時有二士子皆巨家也借其** 赢得馬蹄都向 腸後得南宮榜乃 知算者科也子者子也落空梨未獲 **公梁壇中人味語意不吉復叩獲雋者誰何糠虧云一枝紅杏蘇隄畔** 衆各 一兩 计草半之 菖蒲五莖以麻袋 盛浸於 食水缸中凡 井中多放 流行國家代有幸好善者多楊城十分之災己城其六天意至公豈敢 泥鳅即食水缸中亦可放三四以收疫氣也丙子春聞後蘇郡某孝康 饒舌由而楊東栻目望之方知此地之萬幸也儘心施助利物乃大功 「下扶乩問子同許大願謂機名萬佛未必足數倚發生子情願補足

壺 义有艷魂貞魄偶爾歌吟託之乩上流傳久遠者孝女幽光潛德人所 如此敏慧者則謂爲仙佛也可不謂爲仙佛也亦可 判决 休 咎 臨 吟 詩 句 實 有 超 凡 人 化 之 致 度 又 非 靈 鬼 精 爽 未 泯 不 能 **日神是神人是人神何必憑人箕盤立判日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说** 壇降壇眞人毎與人吟詩作對不預休咎事一日有狂生以一聨乞對 我狂生失色而去然則仙佛固皆有前知乎亦豈真有神佛降壇觀其 題爲爲同姓謂之吳六字由後思之果不謬也蘇城楓橋與某家有品 **慢灾都轉歐陽崇如履新命湘鄂四岸票商集貲復建有不敷者自任** 玉霓寓公云翅作論語中孟子上更求詳示復書一六字而去及入場 之始悟示叔者隱示以歐陽姓也蘇闖萬道生扶礼問試題降此者爲 大難償債大願請看示和日子秋下普顛僧漫筆當時不解所謂未幾 **存者悉為裝金盤上判一詩云德門有後不頂求神火光中一例收願** 天錄 ▼ 卷下

端碎玉琴萬種春愁人不識彩臺飛處墨華林客有小影求題新詩常 得鸞篗寫硬黄吟成小句残笥腹亭亭二八入侯門可憐匪歲堰埋玉 原住隋隄曲阿父相攜及贻綠十二十三學紫磬十四十五教絃索裁 說人前墓芳譜內無雙女來鶴懷中第一仙後請詳示出處答曰我家 和皆不假思索援筆立就叩其姓氏答曰玉碎珠沉劇可憐忍將名姓 壇時當春暮有數各效扶崩俄而啟動詩日十年幽夢在牆陰一夕無 寂寥風吟灣缺伴秋宵斷腸曲子無多闋只有客星淚數瓢幾載懨懨 之麓山是方知其金屋覊魂也因請示簷鐵瘦闌集答曰夜雨青燈太 多情腸裂淚頻彈牀頭濕透芙蓉海夜雨鈴跫泣馬覓秋風草色悲金 **谷詞名詹鐵付飄煙瘦蘭十卷龍來讀因緣會合紅蓮客安吾何日山** 不知乱仙詩句代為表彰者耳食旣久迤頻及之平江來鶴樓向殷乩 枕中春蘭消瘦怯東風吟來却是凄欢語寫向翻箋字字紅叉叩

壺 青年姊妹都為監命之腸白髮爺娘難庇將雛之熊故鄉灰燼血食無 話日 豈同神女下陽臺曼草扶蘇克浪猜不必洪都尋羽**客一庭明月** 衙機創建之由答曰黃金為緣玉為菌占是公於十五春腸斷多情略 **崇册長洞雲仙子得超鬼錄許列仙班懷前事以浩浩思舊情兮脈脈 酸日之貞白壁無瑕自矢嚴霜之慘命拚一索魂返九原乃蒙上帝褒** 反道码勍于緑營正標梅待字之年經落葉傷心之慘黃金有價難移 爲戲忽有洞雲仙子降壇書云我生不長少逍離亂幸死遇生于紅夢 記云蘇城桃花塢謝終之茂才于九秋月白風淸時率二三同志扶鸞 夢中來詞嚴義正衆猛敬仲一夕又臨此日子宗太乙慈尊解脫召赴 獨林不可無詩贈別日九十春光滕一絲因綠會合止于斯吟成一字 御馭千秋帳室李夫人詠其詩甚凝嬌之所也時有求現色相者此奮 珠淚此是陽周三亞詩自此寂然其他所作詩不下賢子言不能盡 天 ◎ ■ 卷下

AND AND ASSESSMENT OF THE PROPERTY OF THE PROP

骨塔 生成 疏試 鬉仙 經 請 <u>I</u>]]. 脩 鼑 時宣子瘦梅僑寓泰郵竹青與有姻 光 ď 解能 於 酸應 附 於 真處害度飛鴻月養 並 中再叩之則寂然矣後茂才告于同人訪其事實上于當道為 化金遥 甲子十二月二日被營兵掳逼 闿 願侍爺娘不羡仙一領錄衣給襲裾故園下瞰已成墟有人 以七絶二百云氣 云孝女王 ≝**[**; 寒 紗 絮形影白憐表勁節 總外花壇荷也無 詞 龙 思聞有夢兹者蓉 早喪格萱終鮮 **才請示姓氏又書云余程** 素筠 学竹青 孤叉即景詩 馬形車 兄弟 開窗室秋月延郎怯衣單露冷梧桐落 于千秋 泗 州 下九天精 城出使梓里偶經 人也 終身不字原于視葉授女徒以自 不從自 超偶至 五 熄 猖 素 **八字** 紀 凡 以孝名貌甚寢精十七帖 二作宵深人語靜秋老月光 舳 替村 季玉吳與人幼 經 恍惚鬓爐煙塵緣 郵宣館馬 時年十四薄葬虎阜白 聴到 爾 恩之 鵑啼肝腸欲 竹 靑 ---縷 讀書解 固 自 在 已了 間 此

故有如意花四閨秀唱和之集洵一時之盛事云嗟乎閨閣之中或懷 始知為孝女也未幾竹青遂與崔廣會夫人呂筱君吳玉卿結為詩社 子女宜交玉筍班聨一色春可奈束脩羊太薄此間地不是桃岑竹青 **判而始以孝聞川謂乩盤之語皆惝恍迷雕無益名教也豈其然乎** 才不偶 成失節 終身湮沒而 不彰者多矣苟 一一示之于 品雖日杳茫 亦上眞人楹聯十四字云靈白一點善綠結頭石三生塵夢醒羣愕然 羣欲啓事竹靑適至即前頂禮默禱談語乩忽判詩二絶云猶化遼東 郵之人無識者一日間城東五五仙壇開乩往叩休咎時李眞人降壇 忤逆爲人子大惡天道不稍寬宥縱陽律未加而冥髓無不知者亦情 不猶可闡楊于當世乎惜乎其不盡然也至如榮榮弱質猶待乱仙一 不可韓蓬山遙隔信沈沈可憐寫出粹花格仍是曹娥一片心释秒弟 理所當然也蘇城某姓紫錢肆父操歧黃術某酗酒滋事店主逐之日 銯 / 卷下

為陸基鎮鄉人所得以無子也抱儲撫養鄉人後亦得二子而視樂嬰 **沤當日藥子者共爲情更何如也庚申歲學並陷蘇郡一時拋妻藥子** 殆已不省人事矣延許時氣乃絶鳴呼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爲人子者 某乃忿恨始而詈駡繼而肆毆種種悖逆旁觀者亦髮指一夕某沽酒 者指不勝屈有某甲者設錄樓生子甫兩月以無力襁褓樂之出走嗣 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此固在生事也亦有旣死而精靈不昧而不 雜不一呼之不應披衣燭之則某已口鼻流血手足亂舞如上桎梏者 獨酌自怨自艾似將悛敗父中夜忽聞某有呻吟聲哀乞聲呼號聲聲 既不能自立以慰雙親而乃泉獍性成胆敢職父則不孝之尤甚者; << 事游蕩父禁止之不從又向其父索二百金殷小錢肆父以游蕩阻之 不啻己出北長先為授室既生兩孫矣鄉人固不知藥嬰爲何人藥嬰 受冥詠也固宜然則凡爲不孝者能謂有漏網之可脫乎

書云作善降祥此定理也為晚近人當頭棒喝質有明徵上海姜翁名 婦自云乘嬰之排告以姓氏住址怨以歸宗乘嬰猗豫未信不意某甲 與人無欺遇貧病者輟與之無稍吝葢數十年如一日也某年元旦進 而按厥情理則母生慈子之心生死不移故能宛轉歸宗耳雖言寸草 已有二子許歸宗而妻子送至某甲家自是兩姓遂如姆婭蓋死婦亦 啖之碩姜翁曰要食否翁不應旣出丐者尚在異而索之則曰羊肉 城至邑廟縣香在頭門外遇一丐藍綠質甚以鮮荷葉裹羊肉捫蝨而 丹發設藥肆於邑市之小南門外印衍器堂也翁素行謹厚藥必手選 心報得三春輝為子者鳥鳥之私其當何如激發耶 示意某甲也按此事相距二十年彼此茫茫卒能返本還原事雖創聞 逕至家詳述當時類嬰服色一一符合乃見對泉滴川亦復交疑卵 亦不自知共謂他人父也庚辰春月郷人婦病劇旣蘇乃言病中見一 天 銯 卷下

得新忘故女仍堅海暫山盟嗣又問莊生已殁誓以身殉乃于丁丑除 珠糊入蠹外之爲戊卒所迫往來不謹平地風波賄賂相要明心盂 斯母有和攸意邀生至家女亦隱有許字心蹈隊通情遂締同心盟結 者的聚佑之况施樂之功足以回生起死乎其迎祥而避殃也亦宜 女既樱腹疾而能憐莊則染沈疴而徑別女益惋悔疾溺篤焉莊由是 髮爲女贈以綉詩靉有句云一針並一綫手製君莫忘點點相思淚女 **桃李懍岩氷霜善刺鍋工詩書有丹徒買人子莊生名桂安者服買于三** 鹽色餚 而猶報以總者烈而義也吾於江烈去見之矣烈女江氏字秀貞籍隸 無不立效遂大獲利爲左右隣遇火者皆及垣而滅異乎一念之善彼 盡矣分荷葉一角與之瞬息遂不見自是合珍膏入以荷葉少許用 息銜宛三生結恨有常情也若夫遇人不淑視死如歸雖相爲葬仇 寓通州父以從軍殁與母依倚以女紅爲糊口計年十九艷如 者

結髮為盟心似月以長圓同心共証卿原玉女初無點白之瑕僕匪金 苦惱渠尚游戲人間此來將正郎心非索命也每去必悲啼聞者感泣 烈矣戊寅秋莊生疾大作喃喃囈語則烈女之魂附爲一日假莊生口 愁中之夢枕衾獨队難寥病裏之身皆由地下含宽人閒造孽今奉父 **歡三生結約代縫裳服織手曾勞願抱衾獨終身不負髮如雲而忽斷** 丹徒王君樹榮館斯鄉勸莊父設故家婦位追僧進荐並代作駢體文 語人日妾與渠本前生怨耦故有今世孽但爲渠畢命居血汙池備諧 日絶粒以沒相思欲寄離爲郵遞之人噩耗驚傳甘作首陽之鬼嗚呼 黨飲白水以盟心河魚構疾入青山而埋骨岡鳳分飛情難已矣傷如 之何僕槍地憎悲避人彈淚從此驚成一症已閱二年環佩空歸屢入 夫未遂傳紅之諧特無如深情互結而好事多磨耳何來鷹隼驚散鴛 以祭之烈女道謝去其文云嗚呼痛哉竟拾僕而長逝即溯自一笑斷 **級** 卷下

平安道囑當遵待續琴絃于後日香盟不爽或聯爲侶子他生尚樂莊 執柯之事陰主其成莊生或偶忘親意即使長跪批頗自貴且令瞑 母慈命特延僧衆超出情禪招作亡妻入居家關伏願亡者度脫生者 前世本為夫婦秀貞偶以嫌隨致夫寶恨而沒宿緣未了又結孽緣今 烈女無相仇之意益明王君復為作冥疏用解宿冤日竊桂安與秀真 **方桃難許復明焉詢以去期則以俟續聘後得嗣一子陰譴可消爲** 生以其去也忽之目頓喪明祈禱之烈女又以收其放心對王君復多 尙 **秀貞願從以終身桂安中道藥捐秀貞含恨抱病又誤聞桂安己歿誓** 生 以身殉 大書不孝無何有縊鬼來烈女命家人戒備之藉女呵護力始免於是 一遍好合詎料爲人所邁秀真飲水明心遂成弱症桂安痛而辭歸 卽 後嗣不可無傳棄好爲仇情殊不忍現經商同和結桂安願 於丁丑除 夕絶粒而 終本不廿心惟念莊氏僅存桂安一子 對

壺 鳴呼烈女之烈其殆發乎情止乎義與 所謂仁至義訟者在莊生始亂終無非女報以德何復能茍且偷生手 易云枯楊生秭老夫得其女妻在老夫固無不利彼香閨艷質寍不抱 楊因作烈女殉情記以示人前為之贊曰彼姝者子與古為徒無瑕之 此解學今生不再造仇各位良緣於世成成嘉耦免致報復兩無異辭 以秀真為已故妻立牌奉祀分真亦聽桂安職娶將死以長子為後從 有年矣年近古稀琴粒八斷覵某麪館女丟托媒媼求親媒媼利其資 **憾于運除耶抑鬱銜筑索**帝媒媼固其宜耳徼人某甲設茶棧于蘇郡 交情烈女有焉想其不絶人嗣矢志靡他而又懲其不孝勉以正道則 憫其烈嘉其義原其始聚其 終叉作傳以表楊之嗚呼一死一生乃量 玉有智之珠杜鵑熱化莊蝶夢蘇思之為德其。盛矣乎古濁嚴氏允階 云云自是烈女去而莊生之夢醒莊生足病愈矣王作以烈女囑爲表 釞 老下 卷下

懴悔甫至佛殿即發狂顛解衣裸體口呼冤孽旣歸取利剪欲斷其唇 **流尋中國遂有煙鬼之名是人而鬼也亦謂雖生之年猶死之日耳乃** 色有鬼 魁矣可不危哉 剪舌而死 夜乃死人咸謂女之來索也噫女之索命眞即否即在媒燭貪利撮合 日前 恐敗事密以重資賄其炎母專遂寢媒媼懼學由已作密持香幣入寺之 之眉而且分異同牢更啜抱衾之泣嫁末三日殷靜而亡在某甲一念 老而醜鬱鬱成疾葢以燕婉之求得此成施不惟願遠偕老難齊舉案 貪花自忘年邁方冀紅願白髮共效于飛不意碧落黃泉預成長恨甲 為隱其年女母雖其富許之索重聘甲一一語之婚有日矣女間新 日掉汝三寸不爛之舌讓八婚姻陷人性命罪當剪死號呼一樓 酒有鬼優優慶簑茫茫今古殆不可更美數自外洋通商鴉片 |亦固其宜若非某甲以利陷之彼亦不造此孽是甲固罪之 钏

亞 天 錄 學卷下 鬼雖香具之事而傳信傳疑殆復不可勝計若必效阮贈作無鬼論抑 能果此生者則猶是人耳乃復累於爲鬼之日試問此好果何時已即 耳邊應之且指一機以示嗣客之值此機者煙多吸而穩不解甚或昏 中人之資早爲獨替中消磨殆點要頗苦之一夕夢其夫云現當往此 甚哉獨片葬陰陽無聞矣 **要债汝值乎主人日否張某死而食煙耳客歡詫而去昔人云有好都** 迷困倦罄盒投踏火而不自知答異而睹之主人具以告答日然則其 **隣某煙室吸煙無空費煙錢也裹奇之往告主人則以爲無稽之妄** 後要仍於露前日燒煙膏一盒偶或忘之則鬼磨達旦拍案有驚矣而 樂怕乎强仕之歲竟游泉下病時無力呼吸情人吸煙噴之無少聞歿 而學賣年未冠即酷有猶片好一般相對短榻橫陳味做煙雾自樂其 既見而猶有此與者則如婁東陽姓可具爲禮家本小康體書宋成榮

以清酌庶羞焉於觀祭之靈始稍靜謐焉夫觀祭久官川蜀政續未聞 啓甚且於黑暗中見有方袍圓領者類恐倍甚幾欲將書而散監院乃 是而門戶之啓閉壁几案之推移整書卷之翻動聲以及言語太息聲 爲異越十數日觀察之雄亦死於精合其家人皆謂見鬼方共嫐笑嗣 聞太息聲肆棄者以爲高之家人又以爲院之諸生也彼此相猜初不 **遂假棲止無何觀察歿停柩於室家人以伴處故亦暫居焉毎夜間軹** 經古時賦者也兵變後蔣確泉方伯復仿舊規建置一新延名儒爲提 三鼓則聞終宵不已始相戒懼賭生或夜談燭無風自滅門無人而自 倡宗風之舉於是宿學輩出奇才蔚起固山川靈秀所鍾亦官師教育 不倦也其穷爲第一樓俯瞰全湖勝景獨檀富崵高觀察某取其幽絶 亦固矣骷經精會在杭州西湖向為楊郡阮文達創造而專課賭生之 一世功名颇多佛雕其抱假於九京也固宜然而紅羅七尺黃土一坏

古往今來指不勝屈觀察何猶憤憤於此耶豈平生學業未獲傳薪欲 疾嗣亦痊不復發一日昏暮自外捍歸掩扉就寢二鼓後陰雨纖纖途 **設鬼帳而化育賭生耶是亦可笑而不可解者已 沓不言幸復未傷僉謂是偷兒失脚跌下者衆議囂囂正待縛絜段己** 向東南行抵城脚就坡登城循堞而西至南門城懷時已三鼓外廂鋪 徑昏黑對面不相見段復起扃戶而出呼隣媼代聽之段自出門匆匆 段某江甯人素充輿夫役孑然一身無家室累居城東新路少有瘋顛 能言始知其由城墜下者初是夜有人敬門令其肩車故隨之去並不 少蘇向衆搖手令勿動遂止天明有識者日此良某也遂送之回家漸 而墜樣瓦旣裂徑墮米國中於是店衆驚懼燃炬視之則固一人也昏 肆寂靜無聲惟某姓米肆尚在朦朧忽屋上一聲展響宛似巨石從空 知登城也及傾跌之時亦但見坦。強在前更不知身在雉堞上也此殆 泳 一卷下

存一息矣生亟白其故牧冶遂甦生遂於是歲登第宰方隅爲異哉片 物生属叱曰汝縊鬼耳遺物禍人汝圀吾焚矣宜速去婦起身欲入某 縊鬼遺物欲爲崇耳乃取歸書室投賭火靜坐以俟其變少頃內室姑 時口角何遂輕生乃乖氣即以致戾鬼特敵共隊耳非某生不亦危乎 投以周易一卷遂滅比欲寐開內室倉皇秤走韻媳婦於夜間懸梁氣 再拜而起取爐下物失所在若甚惶迫久之徑至生所長點門外索前 媳反唇愈厲三更時乃寂生將就榻忽於窗隙見前婦叉至仍向中堂 像婦郎拜生異而窺之拜畢出袖中一物置香爐下返身去某不解所 树郡某生骰帳清河氏居停以貿易出外家居僅姑媳二人日者以家 由步中堂去爐檢之則一小紅線圈喚之氣極穢曳之堅不斷始悟爲 為鬼所戲弄與嗚呼臉矣 庭細故口角是晚生獸坐書齋忽見一白衣婦自外入中堂素有觀音 \$

坐十數人赴城日幕將返忽一人從船中走向河旁榜人懼乃扭執辭 鬼之爲祟所在多有至鬼而落水其祟人也害尤烈姑蘇齊門外洋經 袋不放垃餐牧起而奄奄一息不絶如機矣又有一人向以賣水角爲 塘非特黑夜黄昏居然肆虐即白日未沒亦往往有之某日有彼舟散 處去也又有匠人張姓忘其名應里中富人募為造室工旣竣酬以酒 欲取錢不期爲衆阻住耳其時鬼有譁然笑者有憤然爲者不知其何 則已昏不知人送歸乃如夢初醒詢何爲則云不知但覺實之甚速方 **業俗所謂場團者夜間忽磨米作粉勢將待旦家人異而詰之則曰明** 日赴戲場用也昱晨眉擔出逕歇於洋涇塘岸沿以釜中水角置於碗 子卬須矣忽見有二人在亦若候船者良久一人日如此夜深安路慈 **既畢飲 三鼓矣匠以雕家不遠쥙蘘而歸欲過塘渡船已回不獲呼舟** ■ 卷下 二十四

被脫衣而東方已白有隣人過此見之大聲狂呼二人始悠然逝匠亦 以歸遂循岸沿下乃甫臨流即遭滅頂時岸旁觀者甚夥往牧已無及 爽及其期居人各戒水嬉有周姓者螟蛉一子甫七歲名阿生頭角崢 又有崇人索替而竟至死者天津東門外閘口河旁上遊即龍王廟常 而不論可也 鬼之欲死人也果何謂哉豈眞有討替之事不得不然耶六合之事存 **斫石以示威猛二人無懼色居有頃復勸駕匠竟爲所迷從之正欲去** 燥一日於河干閒遊見上游浮一瓜來至岸旁迴旋不已阿生欲拾取 有落河身死等事自築石柱鑿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於河干鎭之思少 豁然醒矣之三事者同一祟人而竟獲破其惑是人之大幸也吾不解 **航寶筏不如賽裝沙之其一日可且約渠匠心疑爲鬼不之諾幷取斧** 解下游為紫竹林如故也豆棚瓜架飯後茶餘歷數計替日期一一不

前人畢命之物故致此耳江西廣昌夏君年二十餘就館吳泉憲署庚 我不樂生今生佛界云云衆莫測其由有老翁經世久者云此帶想即 帶後晚膳甫罷即閉門臥衆夥疑而窺之程於燈下執帶細玩低聲聲 楊城某布肆夥一日購腰帶一具價頗麻帶係湖緣甚得意也但自買 自縊於牀崟某之前要固以縊而死者也鍁縣人程鳳林年二十許爲 矣蘇郡某姓子續娶一婦琴瑟甚敦忽一日謂其夫日子夢君元配贈 每每瞥見自問無隱慝故不懼嗣又稔屋內舊曾有發狂而死者夏竟 但以手捶胸而絶有他友與夏君住舍相比述夏言臥室中有一女鬼 辰 息流淚不已隨詢其故程怒云我有家務事傷感何與於爾等衆乃出 以紅絲一樓不知休咎某急止之日夢不足憑或神不足耳是夕婦竟 不數日往常州置貨寬縊死舟中即此帶駿頸幷留一書與母及兄有 九月某夜忽發狂似與人相挣札橫臥地上觀察出視之已不能言 天 銯 **卷下** 二十五五

筑葉而 竟誘之死即豈其命固應死即天下事之不可理解者其殆是 爲所祟而死此皆索替之顯然者也若謂事荒渺究不足信何以素無

替則未之前聞乃近亦有是非子虛論之也楊州新城有蘆刮刮巷僻 之吞將吞矣李偕其子入促就寢見女持煙盒欲吞急奪下視媳則如 縫腳忽見一青衣黄裙老嫗笑容滿面云汝二人勞矣我爲若助之好 歟 木雞呆 立煙盒則某戚寄存者素藏於匣 知有異各掌頻噴以冷水二 長益精神食則日夜不倦矣以一盒笑付嫂嫂却之付姑姑接之且教 否姑寒噤無語娛欲言不能尮嫗又云旣不欲我助工我有一物奉贈 婦女將出閣針褙之勞媳葢日夜不追矣一夜二更許姑及嫂皆在房 地也湖州李姓居焉貿布於楊十有數載家道小康夫婦齊眉子早納 討替之說俗謂大凡惡死者皆有之固渺芒無稽矣如至吞煙斃命討

之蹈隙將甲所吸煙膏吞服甲夫婦猝未防止延至黎明已奄化矣或 走如被魔狀又倒身煙榻上向空搖手云汝勿急我隨汝去慘然泣久 氣砭人鬼聲啾啾夫婦均不寒而慄若有噤其日者女忽披衣下楊急 面女那推門而入正欲究酷女郎已入女队室矣往瞰之魁昏如豆 均有阿芙菜癖 **教治之乃活請其故媳云昨晚前嫗叉至囑鷄戚存之煙明晚教汝服** 字挈妻若女僑居邘城石牌樓葢有年矣女及笄尚待字閨中甲與妻 果空李乃牒求城隍神驅遣乃安又姚甲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 盡者家人川事隄防不月餘媳於晚餐後回臥室閱二時許不出驚疑 法可以成仙頃果來教服我不知何以迷問至此今盆尚在燈後視之 人始如夢醒矣詢所由各戒懼日翌告諸隣始知屋內有姚嫗吞烟自 走視則媳已挺臥於牀奄奄待斃祭其形知爲服煙急以廣東木棉花 卷下 日夜譙樓三鼓夫婦橫陳對吸朦朧煙霧中見一 白 陰

怖食未竟姊夫歸姊即去某竊視則一偉丈夫籦目虬髯面長逾尺入 川謨至此耳乃請與晤姊引之出某初見其貌若有驚悸狀旣相習亦 鄂省某失其姓家草湖門外素以寄書郵治生秋間入川失路誤入野 奪其毀耶然 別室欸酒相待敘家事甚悉並言姊夫相貌淨檸非陽世人可比汝勿 日現嫁冥隸即塵世所謂馬面者弟旣誤至可緩商歸計携至家延入 室危坐姊進酒 都境界遇一婦則已死之姊也詢何來以赴川投信告某轉點姊狀姊 討替之與有 于里或百餘里告限期在即不敢久羁也隸曰若信與我代爲致送 恐線以戚故待之甚恭次日某欲投信以去線問信遞何處則以雕 此討替者也夫烟鬼之爲厲創格也人之生死自有數在鬼果能 人無難焉妖不自作則仍是自戕其生耳鬼何能爲亦何 食畢忽問日家中曷爲有生人氣姊日是吾弟也因往

壺 携手出門行二三里艱于步履憩路旁姑忽不見子欲歸苦不識路 **婦甦言恍惚中見小姑自帷中出笑容舉止宛肖生平子頓忘其己死** 烟土食之既吞始告同居某氏婦囑勿證張否將爲厲婦遂緘默不敢 假某戚洋蚨殿百餘爲夫資本不圖虧折淨盡無計歸壁情迫一時購 言遂斃越日旣殮其弟婦甫至靈前昏仆于地某氏婦亦如是少頃弟 底未天明已到鄂某起而視之則固臥鄂城外腐店門首也門內絮聒 金陖傅裝素業賢性質忠厚不善經營要陳氏年甫廿餘賢而幹家曾 幻按之佛氏輪迴之說則幻而非幻也以功談虧可也 不已細密語之則是晚生小豕五六隻所謂赭犯者其是隷歟此事似 某遂別姊相與登舟見有赭犯五六人腥臭滿身隷乃屬閉目 稍緩當偕行越日夜半練自外入告姊日今夜起程便送汝弟還家矣 天 銯 卷下 睡于篷

可乎某如約不數日隸返回函具得矣某復言歸練言某亦以差赴鄧

見死 經 某 之恐禁其勿言某氏亦何忍緘默至此迫旣死而又以不言景之是誘 人于法矣陳 氏其靈而 不歸者乎 **善經營合夥虧資之故于時用者強門與不毛髮煉竪客有職其事者** 日異哉陳氏児之靈乎但見死不救某氏婦罪無可逃然非先有為厲 何彼時堅不欲救日彼時有使之者問為睢日信河李廚媳也問何以 如無資辦房中有新履雙並所藏錢可取用耳夫乃間其靜旣未盡奈 圖收殮過速返魂無期冥司不錄飄蕩無歸頂紮房屋數間暫蔽風雨 聽共言觀共行盖居然一陳氏也且自言聲算正長應有花甲之數不 回入門便醒嫂已忽忽去矣某氏婦亦醒但目定口僵終類痴癲之狀 懼徬徨姑又偕同門某氏嫂嫂來驚問于何至此于告之故嫂遂送伊 不較也故哪之耳婦乃指示家政織恐窟遺施實其胞兄陳某不 氏婦則叉日前服葬後曾告以故彼懼我爲厲不敢聲張是有心

坡 淫 然 罪無 可 逃 哀 號 數 日 而 死 世 之 為 寡 婦 者 亦 惟 恒 其 德 貞 耳 旣 再確之事古昔聖王本所不禁跋牟輕家食又無一息之恃不得已而 之者乎彼汚其節樑者又豈能倖逃乎吁可畏也 **廉鮮恥其爲鬼瞰之而陰猶之也亦宜蘇郡有茶室婦某氏生長鄉村** 出于此亦情理之可原者也乃有旣喪所天不嫁而同于嫁者則又寡 不克貞一之守復不居再醮之石滅倫悖義亦思有鬼瞰其旁而陰報 迷人事矣自稱前後兩夫偕來索命前之不潔尙爲飢寒迫耳今又飽 冷風使肌砭骨燈光若豆鬼語啾啾驚慄而入視婦人則口出囈言茫 **繁習與夫弟復好合爲雌無伉儷之名儼效室家之樂一夜娛叔在室** 意復輕調前夫故未終七而 敗離來者 詎 知性同飛燕命犯狐鷽不數 方將展金股忱同夢求甘忽間後門剝啄聲厲甚啓戶視之但覺一陣 月而又寫矣家道亢豬儘足相守東隅雖失尚可爲桑榆之收乃流蕩 天 綠 阿卷下

行家亦小康新喪偶瞰降婦少而美伺隙뼇往遂相熱焉會其夫以痧 叉遙見婦立門首仍向一僧昵語僧見顧急他適顧至門而 婦方入于 年僧並坐若知有人未遂即出外者顧親賭在目心已疑矣一日晚歸 婦于某日往佛寺燕香夫亦偶至寺遊玩過僧房約略見其婦與一少 大肆怒**胃兼**批其 頰 要 茫無 以解 慟 哭 而 已 遂 于 晚 間 自 縊 蓋 少 年 非 促出走逃門而逸甲追之不及返而八房則其要方燃褲帶束腰憤甚 日外出種暮返雙犀虛掩闃其無整入內室乃見一少年自臥房中忽 疾亡甲即娶歸伉儷相得如谘投膠魚水之樂殆有難於形容者甲 陰報之事又有假手于人而速其死則尤奇而巧者也有某甲者素無 某寺則固無少年僧也顧乃悔恨莫及爲鬼所弄鬼亦假手于顧以促 是盆火中發難忍須臾痛醫不已惟迫以死婦乃吞烟而亡明晨往睹 人乃其前夫之鬼藉甲之手以畢其命耳浦東顧姓婦亦與此相仿蓋

其命耳然則婦之再醮者與人之娶再醮者獨不思冥冥之中固有張 目切頭而豐恨欲絕者乎

中亦有具葉果者陳方伯名所斯人也爲諸生時應試武林遇同號一

一位 天 錄 医卷下 外來卒見我即戲生日汝對門有西施亦會作范大夫否生微笑不與 也被今科應中但求白我前事將我鎮容木生經入家嗣配爲元配且 辨此語傳入夫家謂我與生育私邁令退婚吾父弗察日加訶隨遂自 我與某對門而居素雖覿面漫未交言一日吾倚懷而坐生避憺友自 子陳向生忙問日汝與某生有何夙冤而乃至是耶生于是作女言曰 生奧秀而文言論風雅陳美爲隽才夜半忽開作囈語細審之聲似女 **宁鷳中示以當前果報耳問目見殆亦屢矣友有述陳方伯事知無心** 報施之事固歷歷不爽而於士子鄉會試爲尤甚其平日造禍遭福蝦 二十八

乃間日新場餅寄父病若何鏡樓日我未知將往棟是時心畬家中乏 之可耳至于閩門名節關係死生豈可以一矣處之推生之始心葢亦 者東新場原頁生與女家僅隔廿餘里染時疫甚殆鏡樓一日歸家女 周鏡樓者南匯縣儒**道也壯歲即**天數年素無<u>露感遭有一</u>女遵險疾 也某生亦幸矣哉 **觀之一人不敢行而鏡懷靈感之事自此屢著矣會女之寄父謝心畬** 有意于女也遂使項屈重泉雖曰無心之失實爲臟始女之以成禮求 所事蕴當從命聊贖前愆是科生竟中式夫事之無足重輕者一笑置 生日當時我亦深悔迫力辨其誣已無及矣使彼合冤人冥吾之遇也 既獲據云有前世孽絲陽數未罄兼得伊父保護遂痊可但鬼魅時轍 之日猶生之年也誤囑數四而去某生已呵欠醒矣陳乃備述女之言 將獨葬我枢他日與之同穴則吾願償矣吾冤雪矣願公具告之雠死 允亦如是陳汝終不越晉之手也儲全始帖然從但須大梵經戰耳鏡 **晴之據云李姓儒奎其名與心畬八世前有宿擊澁儒奎八世前爲潘** 常簡之則極外路音者叩禱灶神請查逐之仍如故心會初寂寒熟飲 聞簽押春船亦現總董故得披閱傳籍明日鏡樓來云誠有然汝能索 度者既實有冤倹細查有無勿事鹵莽鏡樓本爲顧春船先生荐充冥 始題彼必素命而後已鏡樓日子姑待世有假報兔之名而藉得以超 王氏心畬八世前為某姓子弟通姦有孕服藥墮胎而殞毒訪有年今 具酒食化冥骚成奠而跪求之食畢鬼忽至見鏡樓有窘色鏡樓乃詳 食都捐赠巫束手似有朝不保暮之狀鏡樓至 女歷 管所見謝家子婦 人邀女去澁至城而兼寄女也女至謝家日見厲鬼三五成墓出入無 四颗輪傷蜜終不可鏡樓怒日天下有如是執一者耶汝允固如是不 心畬今日之命安知他日心畬不能索汝之命夙冤宜解何必糾纏再

冤魂索命此固常有無足奇如余所聞 借女子口而吟詩者則奇之至 **戕其命乎然則天下之犯淫惡者縱徼倖于一時必糾極于他世片時** 擊固為首惡雖延至八世之外猶思報復苟非有醫感之鏡樓不亦終 **筑結和解而心畬之病遂逐漸有起色矣吁可異也亦可畏也淫懋之** 女白原由鐵樓苦說乃定于某日禮域無再遲儒全怏怏去域拜而後 慢從之約于某月某日腦經數十部會羽士忙甚遂愆期儒奎於是日 時家人延四人救治傾吐黑水得無恙厥後狂癲頓作口呼鬼榊喜笑 **李數鬼到爾宅現其無動帶 怒其戲已必得而 廿心糾纏問鏡樓亦至** 矣蘇州胥門內某姓姑媳向不睦一日媳密購洋烟一小匣吞服毒發 失足後悔何追願以爲當頭棒喝也可 捐怒海游魂沈黑嶽廬山眞面問黃泉是非案待今生結生死笼猶夙 怒鳴非復本來面目矣握替作詩日好姻緣變惡姻緣蕩婦身為蕩子

壺 子而鬼為前生蕩婦自是投隊覓死家人日夕還伺而顚狂益甚得意 竟至風雅乃爾世人冤孽之多何莫非淫蕩一事顧天下猶懵懵然沈 世牽幾度尋君君不見春秋四十路三千詢其顛末則云媳係前生務 時或按板歌曲音節清蒼翛然塵表媳素不知書亦不諳曲寃鬼憑依 平山堂與觀音山兩寺相望咫尺各擅其勝皆楊州古蹟逢三月六月 象人日此地有縊鬼乎肆主始恍然日二年前有某氏婦縊於樹下豈 遇邪會一游方僧過凝睇八之歎日並非宿孽然非老僧不校也即詢 九月間 九月進觀音香者遠近趾錯平山堂之遊人亦借以盛葢成例也某歲 陷而不返獨不爲他日他生素報想乎吁可慨也夫 起呼行婦則堅 少慰婦忽趨至屋後向樹底喁喁私語笑談甚洽姑及賭人皆疑之衆 天 一村婦年約二十許少有麥隨姑娣來熱香旣畢於山下茶棚 燄 坐于地云我姊別九年矣今始遇之忍遂別耶衆始知 卷下

母之心殆亦悲痛之極不得已而出此者理之所無情或難禁不謂有 冥婚一事古未前聞彭城顧 氏粧窗序讀之者率務爲創見然揆其父 矣吾不敢謂然 **若果有求替往生之說則僧之能解寃結保全一命信者具廣大神通** 僧之解脫而後重甦乎某僧殆有悟于此而故神其說以自市其術 觸其厲氣昏不知人迫人多環視陽氣機盛遂使陰戾漸消亦豈必因 泉始謝僧而 返豈人死非其正 灰氣所懸無不爲厲亦理之常也婦殆 代置仇不報徒增一罪案耳旋聞鬼笑聲僧勸慰之忽大笑日是矣汝 主亦諾僧乃樹下觀極至 三鼓僧忽叱曰汝誠冤然報非其人害命求 可惜此一宿老僧當於夜間化之此時日前四人且衆弗能爲力也肆 其作祟耶僧曰是矣因謂其姑曰汝媳不可回家回則鬼隨之去汝豫 **真超悟矣我當關金剛經百卷以贅汝生婦忽甦醒問之茫然天旣明**

雕魂易舍拜官小說言之者屢矣朋齡沓坐各搜奇異有崇明客言其 涓吉行聘合卺並識以長兄之次子嗣爲凌母得外孫相依膝下家資 機此而行者亦可晒也黄渡鎮有盛心衢者素殼太與油車肆家道小 具有夙世因耳不然何與顧氏後先一 者盛迫于情凌迫于勢情勢相兼遂有此巧合之冥綠想三生石上固 有主而死者有知當亦伉儷于九泉也所謂父母之心不得已而出此 女資晴另為納妾以續半子之香煙無如女玉碎珠況頗為垣腹者則 母並無弟昆年近破瓜竟遭慘折毋以家資無托 終朝飲泣 **逍金常以未結姻緣爲憾時里居相近有凌氏女音幼即失怙僅有老 欆赴召幼積私語千金留圖授室臨終時乞為其生後蓝用炙母親此** 康生二子長理車務已授室生孫矣次業儒頗稱聰慧惜年未及冠玉 無其人繼聞盛氏次子未婚而沒倩人說合聯死後姻盛亦樂從於是 天錄 卷下 一轍哉 初擬爲亡

夫婦 猶待字問名者踵相接卒少許可女于緑窗倦륢之時 軱吮吟替每當 某甲者杭省下城人也夫婦居室素作小貧販 方士所 言易舍耶均不可得而 明也葢聰明靈性經一病而泪沒銷沈 選韻拈毫亦殊有雅人風致父母以鍾愛過至選婿極苛年屆瓜分尙 遂舉昔日所爲恍如隔世耳痰蔽之說揆厥情理尚近是云 寒疾日瀕于危輾轉牀席絶而復甦者數次迫至轉危爲安笑貌聲音 郷 目 銀蒜風凉冰荷燈小與二三女伴情話于月露清明際夜分始寢遂患 之如子延師課讀嫻習文字女故聰慧貌亦娟好雖未能揮洒煙雲而 不殊常度而言動舉止如出兩人父母至前亦幾不識試以文字則覚 不識 某事甚奇緣女父某甲以經商富積錄累寸儼然素封苐艱于子嗣 白 頭相守年逾大衍而膝下猶虚四十許時始獲女愛若掌球視 丁矣醫家以痰蔽治之投藥如故女其離魂之倩女耶抑竟 一日好有戚好家之行 如

壺 清淨道場而有至不清淨者惠泉山之尾庵圖彰彰矣仿而爲之所在 崇不可以外留也遂他徙焉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此固戾氣招之也獨 攪視則不禁失聲稱怪矣一時相傳述盆集而來者庭爲之滿彼此互 起甲從夢中冷笑日婦女無知動復大驚小怪鏡中安有鬼耶及披衣 晨起欖鏡理妝忽見鏡中露一鬼相箕口鋸牙勢甚奪惡婦擲地大驚 奈何現于鏡中乎想爲鏡之破兆耳不然於鏡乎何取 觀不覺喜然一聲鏡虀粉矣鬼亦頓香甲驚疑不釋咸謂此屋必有邪 **翁告隣姆邀集隣婦偕來觀之則固如在也甲於時酣臥未起婦促之 責遂具 膏生平淫孽狀大率酶引良家婦與僧通奸從中詐索多資且** 多有而淫孽過甚陰譴有加者莫如楊城之某尾也尾年約三十許姿 力甚强大羣尾扶掖之一揮俱仆久之乃自掌其頰曰我招招但求緩 態頗好一日衝巷門而出跌液街心或晚或伏成號或呼如中邪祟且 天 錄 『卷下

妖言惑衆託爲榊靈所在多有未有若爲澤湖濱妖婦之甚者友云有 **笑潔罵聲尾之呼痛乞宥聲尾之愧恨怨讟聲喧鬧半日昏昏如睡羣 連斃**私孩前後計有十七觀者如堵羣足用力拽之跪如鈇鑄衆人之 有引所私僧醉行某室女及髈妓來庵為某方丈奸死者罪案甚夥至 陽年節極貧者每次必輸洋二元為請陳太太席此外又有所謂保 其科索名目甚繁春秋二季收洋鈿綢綾名日香金買禮富者頂十數 被茶毒者甚于水火又有此光圩王二娘同思共濟較賊胜凶焰十倍 自震學來云妖婦號稱毛姑娘者所居曰雙石港其夫孫某橫行鄉里 而後死所以懲羣尾也回頭是岸吾當爲羣尾必之 足擁去到庵則已功行圓滿矣吁擊固自作無可逭也乃使自鳴其惡 元貧者亦頂一元綢稜丈許方足土產則隨時供獻立夏端陽中秋萬

保丁名目每歲自三四元以至百餘元皆視其家之厚薄而定爲篇例 數十人四出搜括按戶啟收稍不遂欲即遭冤鬼索命縱使人健如虎 資以爲復荆州之計索然過市一無所遇忽有一人自後拍共屑笑而 倒錢擊所有爲孤注又負去計無復之乃蹞蹞從局出冀有熟契者柳 同早為關除耳 **陶某者蘇人也癖于賭滸關金市鎮有搖攤局某屢賭屢負一夕傾襲** 民乎必俟惡賞飯盈而後懲誅之則平民之受害已難堪矣是在賢有 **方遠隔城劃**故得容其肆惑耳噫妖妄之罪律有明條况藉以斂財殃 妖婦趙貴甚巨而貪婪無厭鬼蜮伎倆愈出愈奇與有令人髮指者地 待路者亦不少故凡貧乏之家衣食雖莫耀而翰納不敢後情殊可慘 陳太太之怒所致無許愚樂但愚符水其中不樂而愈者固有而坐以 不數日疾病大作于是畏而求救輸財不惜矣或有他疾妖婦皆謂于 天 錄 医卷下

夫脩德行仁百祥以至食財戀色災禍隨來此自然之理也乃習爲不 喪之資亦何能完璧復返哉吾願自脩者蹈博之場其少涉足也可 得其極載歸買地葬之噫賭博之禍小則敗名毀行大則傾家亡身世 以此置白虎門得彩儘數再置之六擲而後止網從之果大勝前預盡 器之其人出一錠付胸而 鳴之日速入場見坐而搖擬者欠伸有倦容 非索利特有一事煩君耳君能攜我骸骨歸故士予助君傅當大獲陶 柳青距天津三十里市廛鬧熱戶口製萬皆沿河而居業船者比戶皆 之催此患者不知凡幾句非故鬼有所求而默相之轉數爲勝闷某已 謂之日陷君須矣乎諦視之乃已死之故人也陶大恐其人日無懼于 甚俗稱養船盖以之養贈身家也船主安某年近半百老於駕駛九河 察率以爲禍福無憑身受者始各恍然如天津二事可鑒也有村名楊 返及曉腰繆累累中有一紙錠葢即故人所假之原金也於是訪諧市

虚 以日暮途遠催速行安約令前蹌旅店相候同件諾而去時天寒地凍 索逋距其居約三十里該處一片荒郊半爲墟墓斷碑零落衰草蕭條 問不意風雪交作河道水阻安樂舟邁陸携件而回至滄州西境某家 肉下纍纍皆白金也安喜出望外逐細檢觀共得十錠重五百兩即藏 臀見墙間葦席 一榕露土外 知是赤子過骸安心憫焉擬為掩埋同件 藏安以慈悲念發遂獲儻來耳又有篙工張某事前與此彷彿而事後 起至旅店告之同件皆後悔不迭詰朝重往尋覓無所獲此蓋職盜所 色半瞑急移屍置穴中甫措手見蓆中非屍骸乃牛肉一具擬轉之則 徒手無霜頗覺躊躇惟億身邊携有佩刀即以掘地作深坎坎旣成日 則大相懸絕者張亦楊柳靑人傭於某船一日船泊塔灣薄暮時沿岸 帶鼓枻往來數十載於茲矣某歲冬初四河水漲布帆一片直指河 天 一曲巷闃其無人忽一及笄女飅廝路側明眸皓齒光艷獨絶 銯 老 卷下 二十四

私孩落艸悶死者船中人共相譁然張知為鬼椰椒胂色沮喪亟舉而 以破殺猶謂金玉在中及被去而死嬰露矣口填棉架身無半機濫係 潔不已經謂陶朱公載西施游五湖不啻也同人爭崇之張啓養見裏 細訂會所珍重別去張喜甚提囊歸同件覘其狀爭睹之張述所遇誇 鼓時妾:必來風露之下當不使君延候也姊妹所尚有寄存當往携取 今先以行發付子請先行日間隨行礙人耳目晚間請在塔灣等候了 擬遠引潛蹤得人而事不圖與君相遇殆亦天作之合願即委身相依 裔而凌夷者自母亡虐于艦母日遭鞭撻故收拾細軟携有千金之資 **現唯唯女曰妾與子邂逅于此殆亦夙緣願以下情告妾本地人係宦** 趨前數步女四顧無人低驇向張曰子非裝船家耶船非泊在塔灣耶 則紅漲于頰繼回眸顯張欲言又止者再張槐此情景愈加顛倒故意 身傍倚 一布囊似候人於此者張 一見胂馳贈顯徘徊愛不忍去女初

艘有哨官都司某者素與契治會程提督攻嘉與檄關都司隨行某寅 設米行于鎮動謙老成踏商威倚重之髮逆逼滬上閔鎮泊兵船數十 爾雖否我資益單爾田產享用極樂忍心何碍耶漸有傳其故者生祖 **段駁日上矣要忽病痴遇梳粧則日我固頂戴藍翎者何梳写遇着衣** 中猶有報施焉某生者上邑閔行鎮人也家世素封少成名智舉子業 非義之財悖入悖出情之常也乃有財未嘗謀而寄朝于此者冥冥之 人何為不存仁厚心而必存貪痴心哉 即有厚報一念之食即是招侮然則其事之各異也仍即心之各異也 跡人耶鬼耶殊難測也問之者傳為笑柄云以二者觀之一則埋朽骨 投之何復購香燭鞭炮等事為船祓除不祥翌日向曲巷梭巡覧無踪 則又云我固勞箭衣馬掛何服爲旣而日甚一日或徑奔街衙向人云 而致多金一則炫多金而變朽骨皆非初念所及料而要其一念之仁 銯 老下 卷下 三十五

此財也誠非有心昧之也而乃有作祟之事可知一絲一聚必身力勸 崇殆即都司之魄耶此固某都可願存之財也不幸而 都司死某之享 川不知其家之郡邑旣末由寄亦無來取者計所得葢鉅萬焉今之作 年也曾眾重棉帶價不過三數十文陳欺童幼延宕者久矣寒冬八雪 有心機奪是則盗賊之倫其得報又不知何如矣 瘁而得之無愧者享之始安否則即無禍祟清夜狹心能泰然耶若夫 **句失怙與寡母相依爲命立錐無地懸罄無糧日恃毋織棉帶入市求** 夜以箱籠八筬寄存未半年而都司全軍覆沒其祖紙知都司籍隸四 售賺數十錢歸養老母耳乃有煙肆夥陳某者固二十餘歲之浮蕩少 客輻輳之居其中殷鴉烟肆者堅衡對宇尤甚夥焉有王道者年僅舞 新隄鎮面江背湖距鄂省百數十里一大市廛也舊有木關凡川湘巨

惡念掀頭在地搖喉遂死並摘頭左耳金螺及所着釘鞋拋屍池內其 **灶冷無烟災往索乃相過于西岸池邊口角旣騰忿爭不已陳某陡起** 時雪埋水冱杏無人知伊母鲇子不歸尋竟無跡莫卜存亡亦第暗中 **唤母至識贓証扭陳于官刑鞫得實冤始白識者**愈謂誼之**宽魂不**散 數次客有知道之死者聞其言知有異檢視榻下則釘鞋固宛然也立 駁忽躍起大呼曰我子西岸池邊奪得王竟釘鞋何人着去耶如是者 致死之由終莫能自有司旣驗基殮埋矣事閱學載影響絕無不意陳 也不知陳某兇惡已極罪通于天雕經半載猶必假之使自鳴其惡天 某于烟翳之中横原之地呵欠陡作朦胧酣睡囈語中有金環二字方 流泣耳七日後雪融水釋屍身現焉母哭暈數四視喉問橫有爪痕而 易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人第見富貴可羡抑知 網恢恢竦而不漏信然 三十六

此無價珍也非得與實切勿輕售某自是擊珠干掌終日痴笑肺志改之 耗散矣又蘇城某姓貧販爲業暇則持魚單捕魚資助之 一日於水中 爾米幾懷珠自投于河比較出而珠已不知所往矣家人倉皇覓珠某三 獲得珍珠一顆大如龍眼黑夜觀之隱約生光歸以估價於識者皆日 楊州如所言詩之竟得大獲後李病既愈復遇前鬼呼之日前事非妄 焉向李日我是鬼非人也前在楊州時積金千兩埋某處幸與子有緣 乃爾自無鬸被人取之我亦無如爾何矣李聞之舊病復發家貲亦盡 子宜秘密尋踪往取可也李回家即昏迷似狂非狂沿街高叫如是云 無益而又害之已渦上有李某者經營數載積禦數百金儼然小康一 晚步英租界牆下忽聞有洋人呼李姓名者李舉首而 望果有一洋人 有非可以倖獲者即區區財帛惟有福命者當之否則災殃立至非徒 云聞者皆大笑以為呼衰鬼弄人也不謂埋銀果真有旁人聞之潛往

壶 所幸者發有五百金欲市出半頃種花課予以樂餘年等語鬼即悚然 **榆之牽其衣或絆其足必傾跌而後快甚則以汚穢逾其衣服蛛凋蒙 贅疣生江都世家子也**道光末年家道中落出門覓餬口計偏**寓**吳門 物旋得而旋失之者固不足異獨異其則倒不安致于成疾也然世之一 乃如夢初覺遊蠻旣失而瘋病亦愈也瞭是皆無福享之也彼儻來之 傍有兩鬼相與拍手大笑旋以稻柴挽結縣其帽頂矣洎述游懷已倦 而拜矣且喜何聽人語一日題友人自閩中游莊歸敘契閥並困苦狀 其面目種種狎侮第其人不自知耳若有持金帛珍穀而行者則窒塵 冠濟楚氣宇軒昂者必遠遠避道而行偃蹇潦倒衣敝履穿者羣相摶 有形無質不碍人行凡鬼勢利者諮媚形狀令人見之發晒遇人之衣 安求非分者其亦知所做念矣 三多橋 目能視鬼眷 言街市道路往來憧憧轍與人連肩接踵而行但 天 卷下

此條可樂臺鬼之侮弄也由是觀之人不可以無財有財則鬼且謝之 左右周旋媚之恐後而友與然也旣別去吳尚跪送良久乃起噫陌路 拂之跪之送之窮形盡相謟媚惟恐不及當其作諸醜態時方謂幽獨 隱悉為人見此鬼似點而實拙矣吁勢利者又豈獨鬼爲然哉 之中人莫能視乳意適有一能視鬼者冷眼旁觀遂使不可令人見之 食維艱而臂上條脫金光燦然有勸其易錢謀生計生笑而不答蓋以 有迫不及待之勢詢其異則皆曰鬼祟始不過陰風皆雨漏轉更長之 去所懸稻結叩拜道左若謝過狀友鬚上偶有挺沬鬼又爲拂拭去之 際道旁揶揄耳近則明目張胆 甚然非幻語也蓋客于一日步至靖遠街忽見有流寓者紛紛遷徙似 **答有過虹口而來歸者言其地多鬼白量且可作祟無論夜間此亦奇** 同行事無于涉作此惡態令人不解贅疣生稔習此况雖家徒四壁謀 烈日當定 亦或現風魎之 和啾唧之跫

益 某鎮有宋姓者僦屋面河居有年矣一女年十六明時的齒居然佳麗 自某日東隣一婦無故縊死未及殯而哭澣又有自西鱗出者蓋其婦 于楊繼其女之栖焉三尺.境風雨剝落牛羊又從而收之遂陷睹 右胡寶亦少年佻健人也每過此見之刺歎惋不問顧宋以他故遷萬 士族爭與議婚會有認以不貞者悒悒無以自明竟白經極曆河干鄰 去疑懼之態亦可晒也夫 亦精爲鬼死者雖不一亦事之偶然者耳豈真爲鬼之虐哉至相率而 鬼果能肆虐如此乎要皆以疑忌鬼陰氣得乘遂至無殷鶴唳非鬼而 耳死者已相屬若復鬱鬱居此恐我還亦無過類故去之衆且速耳噫 去耳易為乎速則又日往日鄰里暴死者問一有之今則日終一人計 **矯心觸耳隨處皆然某不願與鬼為隣故相與戰宅弟居也各日去則** 服阿英蓉膏而沒矣越日隣里中相繼自盡者復有二人屈指五日中 天 脉 口线下

而 崇之其亡 也宜哉朱女有知當亦不見德也 女魂也女既負屈于生前安復不貞于死後如果冥冥墮行則當日之 百計造之不去瘵疾成矣勢竟不起魔女豈以臀報德耶以理揆之非 始稱伉儷也由是夜必轍至胡遂病遺目益嬴叛每夜喃喃軟作鬼語 自言與有夙餘且沐厚惠無以報願每夜邀君夢中正不必對鏡費眉 以之移置高原庶幾青塚黄昏百年無恙惟是夜臺樓寂費合荒凉如 夢中求之無何果夢朱女伏拜楊前起睨之姿態如生胡鷺喜過窒促 具酒漿奠之就日卿昔見害于饑人今復委骸于河伯紅蹞薄命生死 **詫豚未必蟲誣即誣亦何以自雪耶胡以蹇柩義舉出以邪心魅即乘** 不以瓜李生嫩尚其姗姗而來慰我岑寂贶畢而返掩戶而臥謂欲于 胡以夏熱納原繞河而步擊見女枢宛在水中憐之爲引出曆于高原 膝對坐共話綢繆述及畢命之際輾哽咽不能語良久不去遂與狎女

壶 南邑某生忘其姓氏其封翁年逾知命方得生愛如掌珠少而聰慧讀 書 結朱陳之好也會當暮春之初散步郊坰作嚣春之樂事水村山郭問 鬼必納之惟眼界過峻燕瘦瓔肥品許少所許可雖當學士之年尚未 **絲竹之音靡不悉心講究居恆尤喜聊齋文字嘗言苟遇多情者縱狐 閱則云劉姓姨妹二人長名卿雲年十九矣次名顰卿年方十七今日 餐供役令耳言語蹀躞媚態縱橫生于是神志顛倒**樂而忘返矣少頃 **住生戀其美覓隨 扉女耶駐足門前生前致詞女郎云郎君到此歸途甚赊曷勿小住爲** 側斜睨之美而艷一步一趨相雕僅尺咫耳約里許竹籬一帶掩映雙 柳錦花貪戀春色竟迷歸路遙見二女耶躑躅前途弓鞋糠小時欲傾 由外家來不覺遂晚余遇那亦夙世緣家中無三尺童僅 日數十行旣長丰砷韶秀倜儻風流文藝之餘兼工繪事他如譬絃 入內至中堂展問邦族與居生其以告轉詢女即閥 一老嫗一 小

维 某者抱布貿絲經商吳門途次投宿旅寓主以客滿辭某以疲困憚更 身也然則生固誤于色矣要仍誤于聊齋之幻說耳少時閱書者與可 之一田夫云此某封翁公子也急白翁舁歸則生已奄奄一息矣二骷 其家以生未虧偵騎四出迄無音耗有田夫荷鋤返路過婚問見一穴 不嚴以慎之哉 恆乃幻遇于一日荷能破除色界心地清明亦何致迷溺不返而喪其 爾熱諸火臭穢達數里生未十日竟死此非孽由自作哉積幻想于居 微露衣角異而鏡之似有一人與骷髏同寢壙中乃呼集衆侶牽出觀 酒肴羅列二女郎殷勤嗷酷備極欽曲生見壁上懸琵琶一리請奏技 二女耶亦不虛讓雲卿斜擬檀槽顰卿倚聲而和生拍案叫絕酒酣 二女郞共坐左右蘭屬之氣熏人腦骨於是締結密誓同八温柔鄉矣 一般說鬼幻者駭人聽聞然皆寓莊生言未必果爲目视也有雙林鎮 携

十餘顧夥自憐頗善修飾時畜離姬一經妝束遂能易無鹽爲西施變 之一顧者是本無生人之趣而與鬼爲隣矣如蘇之平康婦某氏年四 羅利爲神女惟以抹脂塗粉爲上而非天姿之自端妙也有養女日真 人有領城之色雖庸耳俗目亦知珍賞乃亦有生不逢時竟不邀當世 之鬼魅逸却而去否則入其殼中將亦性命鳩毛矣某一市井中人耳 待答者既思暗珠不明不可以身蹈不測於是正言厲色嚴以拒之女 净某亦以烈垣敗屋已耳及至則斗室一樣窗幽几淨境頗雅邁亦不 見色而能守正其轉危而安也亦宜世之溺于色者吾危之 始快快而去明發睛之始知況中素有縊鬼也苟非一念持正便當前 **麗人也雲鬢半轉星眼微頻來綠戀**吳方皓愕以為花寓輟此美質以 疑遂展衾焉漏前三下朦朧閒忽有人推門而進視之則二十許絶代 張山無求精舍得 天 錄 一卷下 一榻接止足矣寓主辭不發已乃云有一舍但不潔 四十

人不勝與東施效響乎言說遂逝好事者紀以詩云飄茵隉溷各前因 失却本來面目矣不見人形但聞鬼嘯自是常為鬼祟久病不事婦乞 之字學不幾為鬼所哂笑哉 稱命不得忘于時者大率若是惟妍娟莫辨徒學蠅之逐臭而不識馬 地下憐香有幾人抵死只逢皮相士傷心豈獨是真真豪傑途窮住人 巫礦之巫云女以絶世風麥不合于時有鬼 判見而悅之欲以爲妻不 者仍無夙意忿而入室飲枕獨眠忽耳畔有低解私語者曰脂粉汗顔 不願既而忘少移途朱敷粉攪鏡自羞出而肆應跼蹐九不自安而顧 與姿容明秀不屑鐵澤看花走馬之徒鮮有過而間者婦教以術女飘 蒲留仙聊齋所誌原屬子康之說然疑以傳疑不謂有與之相似者則 可藏矣女問而歎日未能事人或能事见還我本來而目爲四方之美 亦足誌矣衳郡西門外秀野橋旁有敗屋二樣蟲和蛛絲久無人跡

虚 行合香禮姊乃手秉紅燭送入洞房阿土魚腥未脫遠領仙閨風味幾 自脈 意超 棐几沿簾緘磨不染入室遜坐即有小鬟毀輩周 千垂索或畫橋龍柳心曠神怡目不暇給至一處庭開紅樂窗拓銀紗 轉入垂花門一道迴廊朱闌繚 出 繞脩貸姊妹環坐左右勸闥殷勤珍冠羅吳不知其名人夜少女嚴妝 日尚未締姻 亦留戀不去女子忽與買魚阿土乘機就近詢姓氏里居有無家室土 日有賣魚阿土者行是地見一女從屋中出年二十許楚楚動人後隨 一女年及破瓜縞袂素衣丰帥淡逸見阿土若鶩若喜注目移時阿 . 重非銘二女導入內則見飛閣流丹琼楼瑩碧類富貴者家歷門數 天錄 承茶竟婢引阿上入後室沐浴香湯更易羅綺既出姊妹令欖鏡 則錦緝韋身居然貴公子矣少頃設席東偏之小軒面臨緑水後 女日此余妹也文君新寡無依如不藥使奉箕帝阿土喜 ● 卷下 **曲迤邐前進池石映帶花木參達或秋** 目如實添香牽茗先 四 十

隱具述之資令同往則門戶全非荆榛滿目衆駭異因相戒曰君等必 武林黄生幼胞慧性豪邁遭學寇難家道中落習舉子業涉獵詞史屡 事者言之以傳奇耶是則不可知也已 遇妖魅迷而不誤恐有性命憂兩人乃不敢復往矣噫天台有語喊容 此不敢有詈聲矣同業人見阿士與某衣服麗都窮加致酷阿土不能 劉阮尋踪兩笠未拋也荷仙人垂盼豈三生石上固有此前緣耶抑好 而怒曰何物妖狐縱肆乃爾立喚婦至大加申飭婦倉皇謝罪乃出從 矣越四五日某謂長女日我出入必遭隣婦詬詈不堪忍受奈何女間 勿復提舊業衣食妾任之勿慮也姊既爲我作合盗圖所以報君有意 出尋某某欣然偕往姊果許可于是夕結禍於是同住婿鄉樂而忘返 中人否阿土云有同業某女日献邀來果有緣即中雀屏選翌晨阿土 **起其身之尚在人間更何他處乎惟間女子邦族堅不肯言但謂此後**

壺 過青衣女携之出循向道時已二鼓城局乃宿友家然戀戀之情猶未 狼子心野心見色起淫登徒之流耳且速去勿污我清淨地黄唯唯謝 雲外矣娘子忽怒而言日君嘗謂我輩多情故屈王趾爲竟夕談不圖 歷朝與廢情形黃於時艷色當前目醉心迷應答模糊而神志在九霄 試未售意淡如也而鍾情特甚偶有所遇則憐香惜玉之情轍不自禁 人那族旣展煮茗清譚娘子歷問四海名勝某代有某才子有某歷及 鶯聲嬌轉已舉手招客矣黃趨而進見所謂娘子者高髻觀妝明艷動 自知想非能噬人者何絮絮為約行二里許至其所則柴門臨水鄉景 **管語人日稗史紀載狐鬼多情者恨未身親遐之一日薄暮自鄉問歸** 依然入門覺別有天地一草一木點綴生新小園亭頗具鄉壑綉簾內 我家娘子候外矣黄回顧則一青衣女也詢娘子何人青衣女日但往 忽護草深際似有人行立而觇之实有八拍其肩曰黃相公歸何退也 天 錄 电卷下 四十二

下疑子之醉歸也敵火視之則見一人長跪牀下手捧銀包兩頰青紫 如掌資然急詢所由云不肖知銀埋牀下方欲顯出忽有一長大人挾 **網也端午夜其子因醉队茶社未返夜半母醒聞喘聲甚惫壁泥索索** 八者深加節嗇積有靑蚨製十千易銀儲之將謀朒媳埋銀牀下防小 至初賣水果繼爲茶水担水博工資以供薪水毋亦憐子之苦以其所 安八無處詐巷有王姓名衆者年三旬餘赤貧未娶以力養母孝順甚 **舊城波井街有嶽廟香火甚衰僅一羽士及一香夥居屋多人少廟後** 羅祖般遂爲仙族所居風淸月白時現形色出遊羽士亦聞之彼此 仙怪之事耳食者屢矣然亦有情深義擊者不可謂必無此事也揚州 飢遂遭斤逐此固懲創之道然亦幸矣何憒憤于中而重欲問津哉色 消釋次晨擬重訪友人勸止之夫黃之幻遇不可謂無緣也乃坐懷 不迷人人自迷耳吾於黃生益信 和

未幾正永感疾甚重奄奄待路念毋無次子死則俱死大慟忽見一人 住羅祖殿姓的母乃悟代為叩求賊始遁子旣歸告之市香燭叩謝爲 皆未成次久乃知狐作祟緣此屋戲前係徐姓公館本有仙居住仙與 仇揮之使去則雙膝如釘毫不能動母問汝知長大人何神否賊笑云 以跪掌責數十並云此係節母孝子之銀汝何敢總母見銀尚在不與 **問屋某不之從仙又云我非無他處可居所以戀戀于此者特不忘舊** 徐極浹治亂後屋為某鋪所有仙忽至欲歸原地囑某道士相商假 進前爲鋪而後則爲棧貨器屬之所自冬至春毀月之間起火凡丸次 **汝孝故助之勿招搖吾去矣夫此仙能助節孝則仗義一旒而近于俠** 主耳某仍不信自此祟目作矣某婦肆詬置某無戒心任婦侮犯某歲 矣又揚州新城彩衣街某姓南貨鋪由勤儉起家而素性慳吝店屋三 云几上樂服三劑即愈勿悲也試之果然又往謝門內忽飛出一紙云

k

1 1 - Tr

插 纍狐 琴之感則又多情而深嫉俗矣若夫無情無義而又不能自保其生者 共優時有一夥偶出戲 言一夜啓門見一叟鬚髮皓然肺情颯爽立簷 極愈罵當夜火起于篋衣燼其半幸即施敕未致焚如某夫婦乃大懼 得而甘心詎馬行或徐或痰此狐終在馬前馬繞均 則又仙術之窮也天津紫竹林下有村名梁家園環村有圍墙故名牆 方謀返過猝一大黃狐蠶至馬前向西人眈眈注視西人擬搏取亟欲 受窘而 子共外即係跑馬場一片郊原中有一門為四人游獵所門外大家與 熱香叩視精潔一室立位製幔爲仙人居朔銘頂禮骰食于是始安當 元旦忽自解上衣露雙乳以手拍之游唱于市曳歸獾以薑湯 始甦愧 下衣冠不類近時一驚而入從此共信畏焉此其翳戀舊居慨然有人 仙聚族而居歷有年所已稱神物凡聲爛尾犬馳逐其間者脂不 返有英國醫生某聞其事不信故向該處從禽頗受揶揄四人 鈙 週寬如海

盘 南方多鬼北方多狐此常諺也乃津人現又五大家之說家喻戶曉供 之作而祟人者吾未之前開心觀此數事信然 十里有河灘寺名爲寺而質無寺河旁柳樹所轉散靈而于治病爲 奉不遑則奇而險矣五大家者何葢譜狐蛇鼠彫刺蝟也距津城西二 之者耶想之狐仙皆敦性義者也其所以祟人者皆人有以侮之耳不 生前沈空際問腔固明明有保護者在也豈真以劫數所歸有不可逃 **遮**死其執狐足者手亦發巨於不痊夫狐 旣能報于死後曷不敕之于 園圍牆外來者毋傷害執者營釋手狐遂渡河逸去對岸有巡丁伺狐 狐越牆早為人執住後從半牆顛越下忽聞左中大聲呼曰此從梁家 **墜馬受傷始無踪跡不一日有小狐窟至新開法領事署羣見而逐之** 山可望不可即矣方欲棄而之他狐叉猝至馬前西人被擾不堪卒至 初登舉挺錦中其股應手而倒剝售其皮得錢二貫乃夜間即疾越日 銯 卷下 四十四

效香烟艘繞燭 影搖光皆為還願來者居人因以寺名之聞神爲蛇 留一方而去藥極平淡無奇致未幾陳妻歸始知醫即神也配藥一脹 **事尚未歸正切狐疑忽有醫者自來道貌岸然班白老叟舉室幣惶不** 月勢將不起聞神靈感秘不告人遂於凌晨駕一葉舟往求爲昱日陳 黑質白章委蛇而長間甞幻作白衣老者爲人治病城西陳某病已匝 灘之靈應益彰此五家之 | 也夫神無常依惟德是依陳某何徒乃邀 知所自無已庸之入審其姓字則某姓某字而居大聚莊者也旣診視 ** 将顧乎必謂是說爲妄則古來石言于晋神降于華曾有之矣似未** 而愈陳某乃敬刊河灘神育求必應字帖數于百紙粘貼通衟於是 狐娟憨人小說家恆言之然北方產是物留仙所誌多屬北方近日南 以目所未經沿遂謂爲子虛之賦也 是患矣江垣鼓慺前三忠廟聞壁有廣廈 一區五 **植到底居之** 河

壺 天 銯 一卷下 心脾以次度曲和以笙簫婢辭不能罰以巨觥幸姑子緩煩得冤欲告 游戲舉手相招遂如 夢寐不知如何下去從之入室則陳殷煥然令人 何來婢日來自棚間、並壓道其異言前晚登棚見隣園男婦數輩散步 響何乃以來意告焚香楮獸 脱而 返夜旣半婢忽見于廳事何亟問從 **嬉笑聲此中八為狐仙住婢或為所攝入曷弗啓而視之家人乃借鑰** 之登棚終看無踪閱三日竟絶斉耗读婦走告日頃立棚下問聯宅有 目炒有所稱好子艷麗罕有其匹持錦衣令更易晚飲珍羞羅列甘必 開門燕火把二三十枝人但見塵封階砌爪跡蹤橫院宇深深寂無音 址宅第亦寬宏深邃規橫相做惟一磚牆問之此界彼强從無侵擾故 者每不安迭易主皆然因共目爲凶宅無復間鼎矣宅之右爲某甲住 日謝暮偶令婢女至後園晒 棚收衣久而不回而衣已在房中矣疑異 凶者自凶而吉者自吉也有何某者外省人僦后甲宅數月無他異一

牀上竹竿駒之始遁如是者數夜乃移榻寢室夜方寢前歷又作申聽 庖人啓食廚乃見其以于夾板中去其上層板始得出如夢方體詢其 四處燭照竟無除跡前門後戶且久避亦無能外逃者已職之矣大農 子煥隨侍在寓一日開牀畔箱上如人打齒聲揭之見一物如風狼取 不見回呼之寂然以爲偷寢也令他婢往視器在簷下人已杳然於是 南昌楊家橋某甲富戶也屋宇深邃蓄婢多人一晚使小婢猴溺器久 起一抛開目則已立物上矣何聞而有畏心乃市酒脯登棚致謝云又 足不能動衆由身畔行不得相就衆旣逸姑子至囑我瞑目似將我托 **覓我時姑子概墜不悅變形如猫往後膩逸婢則一人呆立口不能言** 再四聯云過本無心翌日當盛散致獻遂家蓋、廟旁有空宅一區爲僕 何以能入婢均不知白是亦無他異鹽尹沈金門候缺于楊其子輕歷

合焉又花溆大尹 金門季第也寓楊 時宅內原有 室屋 二 楹仙居已 久 命往來職節之所時有大僚至楊脩葺此合故不能安其室而墨于隣 有僕某移居于此啓而視之地無織埃潔如新構遂懸榻焉是夜花 皆有以觸犯之而後遭其戲弄也見怪不怪其即所以弭怪之良法歟 從人解其包僕則犬臥其中尙酣眠 慢上秉燭觀聲忽聞有鼾睡驚問之不應出而視之則一 揭 為美美人之貽李日君何佳週願與門何亦欣欣樂道焉初何被酒夜 節無移則此類中之翹楚也李某客濟南與郡中何君景軒爲傾盖交 狐作祟雌謂爲妖然皆妖由人與故惟家之索耳乃亦有守正無私矢 親何一玉環青翠異常世所鮮有異之何乃色然指恰然說日匪汝之 坐忽一題人至何醉眼朦朧竟忘厅言笑日勞卿惠願是婚客有相 平風 ij 人曰君自渴何與他人事假以岑家试效清談半晌耳麗 k 也衆趨醒之僕茫然繼思乃悟是 包裹甚巨呼 Ü

典肆于中州生客游勾闌狎一 小野 界是可為益友云葉生昌源新湖風雅士也工篆隸善詩奮世業買設 時水脈 回憶解容仿佛如見衣香髯影質譜無雙惟與之對語時使人頓心 卿雖多以情欲迷人卿獨擺脫情縣非正心定性何能斬截題 芳心如槁木是脂粉叢中別能樹立者但山林非弱質所宜卿何枯 儂 中富有經史何日金歷難藏沒字碑如卿者其不愧金屋矣麗人曰無 障困人如繭自縛茍具自解一偈亦指顧聞事耳何服其論自是時去 至此雕 媚生惑之以千金脫其籍置逕室大婦許固賢秀事之尤謹駁年 本情天中遇來今已懴除淨請與君爲談 福且不樂此惟一邱一壑足度韶華耳何偶雜游語麗人正色只 十有三月偶有入都之役別去以玉瓔爲贈曰此不玦之玦也 人日實告君妾館山氏之苗裔也以君清雅故願聆應教 欽 **妓名阿秀年二旬餘矣貌僅中人姿態** 友他不與聞何肅而 一敬之 何 潘 (I)

其項秀急以手自按其頂斃賊四五人餘衆駭逆秀呼葉出泣語曰妾 **問骨性絶戀摹分書砷仙時爲捉刀會成變問髮逆北犯倉卒不及遁** 蒙帝醫證八神道不能復來矣葉乃挈符至滬上居于歇浦之東遂無 謂曰賊已遁盍携家南歸此非福地也葉遂南歸抵湖郡秀後入夢曰 中守其戒不敢出越日賊率其黨來及門輙呼頭痛而逸月餘葉夢秀 身亦仆矣生夫婦驚慟撫視其屍則狐也殮以人禮猝不得棺匿尸篋 與君緣盡矣然受君恩深必護君君當謹守此室無害也言已首遂墮 城陷賊破犀入生匿暗處執許及秀將犯之秀忽躍起奪賊刃一賊斫 **豈真人不如狐哉人苦不自立耳** 湖郡亦不可居擇業被兵燹之地託焉十年後即事平矣妾生不蠱人 募噫人之淫者爲妓物之淫者爲狐狐猶有得情之正而 著其烈者夫 **以厥後髮逆肅清葉乃歸與閉門不出而葉已老矣營生擴附狐棺于** 綠 ■ 卷下

尚得謂讀書人乎余向居汪翰林宅以翰林喪歸瞽就汝宅爾無一事 兄釋汝陳不得已與妻跽求兄嫂叟今自陳貧心事兄嫂不忍聞痛哭 中隱泣而已陳一日晨與于案得一紙曰陳紫涵自負通品倫紀未明 之山陽陳紫涵秀才恃才而傲侮共兄嫂兄固長厚多方含忍嫂亦暗 至夕方臥火自發于牀陳裸身投地號跪乞哀叟曰京我無益當求汝 心歴疏二十餘條余以正言相規反欲仇我叩今夕當以烈燄燒汝矣 陳方念上控獄帝公中又一紙下曰陳某汝某日某事欺兄嫂如何昧 章足爲當代宗式君不過藉蔭得功名以道號目居耶不早去視吾石 公中碎石雨下頭面皆破陳往延翰林長君至聞大聲日尊人道德文 無人也陳疑爲兄所爲造言惠父母父母遂不歡于兄方謂得計一日 可述惟知欺凌兄嫂造言害人故發憤爲汝言之及早悔攺勿謂暗室 又有能懲不弟之夫而與人相安不肆侵擾者余所問數事因連類記

祛鬼怪葉欲招致之而未敢拽其事翁已知之與葉香書曰老朽雖異 許之翁遂留銀二笏而去葉遂洒掃以俟乃未見挈眷入門而樓上老 掖之起日吾弟知改過祖宗父母之福也叟日汝兄弟旣睦我且去由 至是頃之叉日吾知葉君之心矣必因老狐情意殷勤有所不忍耳但 外行將與君長辭何必招劉下逐客之令哉葉見書且愧且悔令人止 類頗循禮義祇以孫輩無知致于盛怒不意君之齒怨不忘也今旣見 者幾三數月忽有小狐遭獨漏污書籍葉心惡之時鎮江劉玉齊者善 幼男女約有二十餘人之多始而駭繼而恍然日胡者狐也彼此相安 詢其姓則云胡也亦蘇人避常熟難播遷至此君家後雙暫賃棲止葉 戌八月常熟旣陷葉正偃息在家忽有一老翁至童顏鶴髮飄飄若仙 是陳痛收前非門庭雍睦家法爲一新焉葉毕農者浦東素豐家包壬 劉而劉已至乃引劉至戚家以證之劉默坐若有所思此間無怪異奚 天 绿 一卷下

人乎如彼之能振倫常能廿退讓者不九人所難能者乎若夫妄肆使 **額衆於是艸艸而去由是肆機益甚矣噫物類之中尚分賢愚若此!** 過失矣惟數紙質票在焉往酷質鈉則云兩少婦結件來質者乃延道 士建壇祛逐方將仗劍 興水忽一 於迸裂樓上溺器擲下幾傷老道之 團坐晚餐瞬息間酒壺失所在主人方知妖異啓奇檢衣物則已强半 如故營運於以吳蹶平時貨物得失無常亦漫置之某歲五月中] 夕 出此二狐之下矣漢口葉瑞豐雜貨生理處遭焚折地雖數遷而 得書見灰即令人將海泉拭淨以水噴之將紙灰洒上即喃喃成誦。 日渠三日後进去矣姑勿與較其致壽也第將書焚化以灰納破中劉 **余旣至不可不使老狐知之因作聲千餘言翁亦獨響千言讀日謂葉** 不見有字也劉固異人翁亦誠可佳矣至於大肆侵擾缺逐無術則又 無方則叉不可同 H 栭 語矣 回解

人無景焉妖不自作餘然富翁某延某師訓子師風流自喜案中圖 遇也讀玉壓人有夢遊地獄記惝恍迷離語極奇特其畧曰客窓漏豕 絲珍重碱金屋祇可凄其伴鴨爐一自畫眉人去後消磨脂粉姬重數 八兩相調笑遂燕婉焉美人常吟 一律凄清婉雕師珍藏之詩日妄家 夜不成寐讀狐鬼齊諧記見地獄之說綴訝之良久睡魔至有青衣者 凡人夢寐之中若能凌駕滄海遨遊八極隨意造象雕奇百端葢其神 絕吁泥美人何至此哉必因師一念之邪而有他物憑藉之耳信哉妖 日得非此物為崇耶美人栩栩欲動頰上似有慙色擲而碎之共跡遂 主人訝師精神恍惚因問之不告一日主得詩箋誦之視几上美人笑 生長在姑蘇飄泊而今末有失鷄恨生長纒水土遺跡身世入泥路何 玩物畢具復有山塘泥美人一座神釆生動一夕坐讀有美婦人關然 由人與也 天飾 ▼ 卷下 四十九 書

携余行 然 過 鬼 氣熏蒸人皆縮首聳屑蓬 青衣人云此間爲陰陽關過橋以北 其何所 **揖**余而 壹日子 疑地獄耶协 姸 向 M 門貼 極而 手執 所經 色青 取弊 **魂愈多遂於陰陽關外擴地** 膝鞭遇 至 衣 西即處處有鬼卒巡邏牛首馬面窄袖短 列 者 事也的折遶河行則 人鬼道 屋 是 人云此 處見緑石橋楨 也 而居中有一臺鳳茶待客子遂登臺小魁俄 遂 通 囚首垢 過 四字見載 地近加 橋 面者輙擊之市 西北行叉見夜叉 頭曲背局促奔走若有急不及待之勢不知 河故有 鬼一車至 見無數夜叉披髮袒胸拖 郑 亘 、地獄即 東西中列 至 人鬼關止增設局 此 麗水遂罷飲 則盡陰界十八嶽在焉大封以後 便嬉笑擁之入復前行至 在世間耶謂余不信蓋與同游 肆半槌 無製油頭 巨栅上書界分人鬼四大字 H 衣如 粉面 烟 門 紅 難跣足獻笑迎 燈秋雲繚亂毒 廟中 75 粉丽 頭著 作時 所塑 世批 大獄 至 作碧 上偶 橋

萬道青燐勻懸至際陰風烈烈鬼殼鳥鳥目慘砷眩不忍卒賭方欲告 壺 外客死漢舉帳目皆失我豈知有此欠項哉今年迎父枢歸葬沿途求 之妄作禍因惡積禍緣善慶非此理也哉亦在人之所爲何如耳 歸忽匐然一聲震動天表夢亦隨醒迫思所游之地不禁爽然如在目 非汝所能討惟湖南王君處存有三千六百兩未及合本而我死雖日 士操中州音出一紙相示王未及視即日有之非我欺心不知君所在 王君崇德湖南人家稜富為淮鹽票販者已有年矣性誠篤一日有貧 前遂走筆記之細思地獄印在世間一語誠足破千古之疑團警愚蒙 **乞狠狽不堪葬前一夕夢炎坐於中庭謂余日汝苦矣尚可生活他帳** 也具酌資主酬酢甚歡衆疑訝叩其故中州人笑曰我年幼父營運於 無據僅一收條然王係長者持信去當無不遭者信在幼學某本某一 天 泳 **| 後下**

與共賞舟子前陳白山顏可遊眺中當有人在也某會舟登山歸其顏 宜 間水道潑洞別開異境仰觀山色與帆影中流相映對情水窗無伴可 某豬風雅士也偶從吳門返棹申江假寐篷窩夢中恍惚舟行入山溪 人有不忘死友而還金者王君其亦行古之道默其轉觸而成祥也亦 矣君至而清償之亦了却一願也我敢昧心耶衆於是嗟歎不置古之 日索欠某日我子來當一一交渠伸其衣食有資當君未來預繹之久 家人不戒於火幾致延燒忽尊公來掖我起日速核驚醒視之火已樸 者也王聆共言未畢即拍案矯日尊公眞如此英靈耶我於月前某日 內音時常閱換置於此耳次日即檢得之今玆故來果得趙璧公眞長 震形影頓滅因此家人羣起得免於灾水夜叉夢見之日昨日補情今

答言乎陽別字香岩郞君早登科入仕都中室中懸六如小像及惲王 山罅有五彩色玲瓏可愛因袖數枚山後皆楓林林藍見屋結茅數樣 之起者一舉月則帆續錯雜烟波浩然蓋已抵申江矣登岸即遇一 世所罕者時主人儒心作緒築書因謂余日書登固極樂事求索者多 **賭畫幅率皆眞蹟磁盆中晚菊一枝作花三四屏几瓔列供賭奇玩皆** 餘處弄藏者惟書籍為極夥及門「揖而別某方覓路登舟耳畔有促 迥隔塵凡信步至其主地人整於出迎年約四旬餘肅客人詢其家世 奇而巧矣昔人有夢幻無憑之說殆不其然 此即是耶某得夢履其境亦未始非太假之緣至於購石以應夢則又 石者視之則宛如夢中所見者遂購歸應山居之樂所謂富貴胂仙者 則爲所苦矣少頃箪僕送茗至某典辭主人攪袖袂遍歷復鄘洞室十 客有喜談夢者告余日子知當盦黃勸敏公之異夢乎子曰不知也客 天 隊 更 卷下 瓦十一

均中式陳竟以三元魁天下乃知沅字傍三縣隱示三元之意陸字亦 之华阮任兩廣督二元為廣西人和景則詞林品服也更足異者陳當 培松也黄固某科鄉試解首也聞其得解時亦有預兆會狀兩元之夢 **及往籍無論文武甚難其人光緒庚辰科武會狀兩元皆係福建黃君** 得陳姓之半楊曉師生各述所夢互為驚異云至於以一人得三元歷 **八閱抵號舍則所坐二十二號偶問二十四號則果有陸远在焉榜發** 十四名則陸姓名沅復云二十四名亦係汝也醒而構之因敀今名及 發解時原名守整會試前夢有報捷者言中二十二名為陳繼昌其三 日公於嘉慶庚辰奉命典試春聞是科榜首乃廣西桂林陳公懺昌以 **惜磚聞軼其事要皆足為藝林佳話而神奇迷雕竟於夢中顯示之特** 後始悟阮公字伯元以姓名字合之恰爲三元而阮字邊旁又爲陳姓 三元及第方公入閩夢兩廣總督阮文達公拜謁並贈招裘一襲傅賦

壺 天 錄 / 卷下 凡物以罕見而珍以知希爲貴此的語也如蘇郡拙政園語雷雞一隻 伉儷間乎則其情義之篤當必越於恆常云 月已十有七載矣噫夢之奇果如此乎奇不奇於夢而奇於夢中之詩 詢其生長即汪之逝日細話前事適聰外雨打芭蕉淅瀝可聽屈指歲 屢卜續膠未果至官粤東從化令始納聘李氏却扇夕婦貌酷肖前妻 **殆亦彼此思念精誠相合有鬼神爲之感召耳一死一生乃見変情况** 紫玉竟成烟他時却扇重相見珍重蕉腦話舊緣既覺以詩句不祥過 慣慢先事者不及參詳耳故類記之以爲談夢之一助 歸而 装已物化章哭之慟搜遺篋得絶命詩正夢中所見二作也厥後 破月黃昏海棠開落春無主誰惜亭亭倩女魂草草春風十七年漫嗟 錢塘章君明玉風雅士也娶妻汪氏色美而才琴瑟綦篤章久客楚中 一夜夢抵家杳無人迹惟見壁間題二絶云寂寂花時鐵院門倚窻風 五十一

男人基家音一母猪十年不生產其股絡然下騰碩大無朋疑其孕有 **祥某乃 盐 殺 化 雞 分 餉 諸 隣 而 配 雞 欲 速 死 故 假 之 鳴 所 謂 自 作 孽 也** 愈唱愈高取木梃欲擊之雞籠一啓奮翅顰飛分投左右隣合皆謂 雛猪剖而視之則臟腑中無飽物惟包絡腰子一枚大如斗權之得五 物之異者或以爲妖不知六造生物無奇不有何必拘于一是乎姑蘇 幾安得點爲羅致以供人之玩視哉即或得一玩視荷仍以尋常視之 未經威欲先親爲快於是園門爲破矣臆六合之中珍禽怪獸不知凡 十斤成謂爲祭養之奇成指爲變生之變英可辨証 閲門外某姓家音牝雞殿頭 **一夜忽聞喔喔高鳴某乃至雞龍審聽**則 則不實遠物之風庶幾未墜耳然如蘇人之爭親不亦好奇之甚哉 隆隆震 大如鹳雀羽毛五彩斑斓尤類吐綬觀者故觸其怒則樸翅掉尾有聲 地若雷鳴然考此物產于廣東雷州彼處頗不爲奇蘇人目所 也兩昌某一日購 不

機能勢猛猛迅王超步直前徒手搏之逾時虎路王猶握拳作擊勢餘 應兒數人踰嶺壽虎穴所在探出入行跡數伏弩箭于前王偕健兒輩 之欣然日是虎豈南山白額者耶余竊效周將軍矣於是停頓行裝携 分道守候三更風起虎嘴而出王先斷歸路虎觸浮機箭發中項負痛 林木繊維向有惡虎屢出噬人行旅者視爲險道王固自命爲壯士問 **僅古之馮婦矣寍郡奉化縣村人王大者少業儒長栗而力農喜武勇** 老繁甫揭釜蒸惟清水沸腾視滌處片鳞亦鳥有爲出語于人皆謂白 虎猛戰也詩云關如城虎狀其威勢難制也然亦有能搏之者者固不 精學校名問數縣盜鱗之跡不敢近其鄉嗣以事赴處州道出桃花欲 以為妖也可即以為非妖也亦可 鯉魚一角服碩身微圓色帶光啟青而不赤重五六二洗滌烹飪將暨 能魚應鄉物固非可測度也要之萬物芸芸奇異畢臻荷無博物之學 天 錄 、卷下

也又世獨一虎也哉 上亦關係食油耳此固常事亦不逐之迨夢中驚醒則州氣觸鼻幾復 家住石條街 一夕就寢見案燈具膏油已罄遂未熄滅旋有風緣燈而 **哉虎也雖極猛烈而亦爲人所搏可見物之能害人者無不爲人所害 容雞虎**奔避不及死者一人餘亦各有所傷嗣營兵往捕不知虎穴所 鼠雖微物 亦有能致人家回於災者有友述二事甚異之 某甲章門人 長八尺有二寸面白而巨左右踱牙各三寸許五色斑斓毛澤豐潤壯 环能下牀大魁呼叫同室點起始模減蓋案側几上有去
一數風因氧 身軀雄壯臂革充盈以手撫之髮如沒其頂圍圓二尺二十自頂至尾 在後乃得之某姓公舍中相聚燃擊槍林彈雨中虎乃斃按虎乃雄者 勇興可賈也相與身虎歸王慨然日此間應害已除余可行 矣村中人 **壓融留之不諾獨行長鵬而去又解鄰西門外嚴家橋有三人行于途**

最天錄 ■卷下 牛遜队見之者亦不介意頂與馬起對牛鼻互唉牛首即搖掛斷鼻繩 奮角觸馬馬亦起蹄對陽牧重大號降泉相助解之竟不得王回曾充 州缺口門外有回人王姓者素宰牛以悔非亲亲力稽爲生家有水牛 困獸猶鬥此言門之常也乃有牛馬兇門至于兩死亦事之可怪者楊 **外僕嫗節輪值守夜靡不困倦陳毋亦熊氏懸系婦病臥于婦之旁楊** 居仙女鎮之南王家套亦巨市也某夜四鼓時失慎問因陳娶熊氏病 息大呼人至屋頂已燃欲牧無從陳生乃預母先出衆亦舁病婦止一 矇矓際陡見帳頂有光鷺起視之則一大風銜燈草綠壁而升火焰末 轉瞬間火勢熊熊不可想避矣噫同一鼠之致災也而一則小有驚恐 囓燈草煤延衣上遂致焚灼然得速牧滅則大幸矣又甘泉陳端甫家 一博碩肥腯愛之特甚一日牧道縣牛于樹而假寐忽來一無鬨馬對 則竟兆焚如彼鼠也何足為亦會逢其題斗此其中不有天乎 五十四

矣其跑馬之後然有次序由少而多由徐而急先則有四騎試費半圈 繼之馬則洞胸穿版一目落地牛則兩肋俱斷門發腸流皆臥血泊中 會國學時認識陰雨脈織不免阻與耳至于勝負之分則又出人意表 **水則五騎水則七八騎再水則十穀騎成跑半捆成跑全捆但恐當日** 停事以觀而春季尤勝于秋車馬絡灣塞紛于豫落花雕紅芳草植碧 仇與其事則甚實其理則難明博學多問者未無有考記爲否 噫奇矣牛與馬無端互門 豈屎氣之所觸與抑釋氏所謂夙寬故來尋 門至二里外焦家汪莊泉袖手遙蟚無可施敕約二時許馬先倒牛亦 門至曠野繼也又由野門至城河勢將入城門兵大體急聞門午馬又 而粉白綠緑人影衣香蜡雜其中貧不消游羽之樂事拾琴之勝場者 四人跑馬所以賭勝貧也處几兩大期凡三旦春秋相賽各國商買均 馬販取長竿套索恐力從事而牛馬性命相持交真敵櫻始也由莊口

戦臨再接再厲各奏屬校準觀厥成矜誇兹白于人聞借得飛黃于天 烈雖肯後塵之步色舞神飛輕價分不讓齊風矯捷分無殊秦俗共賽 車曼姬迟般樂已極矣更有來朝而跑馬之數則與前日相仿矣載馳 花心馳乎人駁隨迅之態畢見凌厲之氣無前紫熊駢衝眷西極而驟 上一色杏花之路馬則去已如飛干條楊柳之隄人則勇還可賈或超 首緑蛇環執踏春路而楊晞迨夫雲蹄蒼茫斜陽黯淡則又見鄭女回 雨瀰道而翩翩裙及猶自車馬載鎗也俄而抖武藝品隱騰门燦乎五 八次各有勝負此春郊之首一日也昨興未設次日信景清風拂衣徼 名駒江南生色墨平原之絶技正觀者之如雲爭寫先路:之登與高朵 歲爾游鴻上見夫春郊之盛實勝于秋當其選來上即發北空霆駛出 忽後後者忽前錯落多差捉摸不定使人日炫神駭誠鉅觀也庚辰之 者上騎在前側騎在後觀之者皆以爲前之必勝乃未及半圈而前者 天 涤 一卷下

女聯袂往觀者亦復如春郊之雜沓也旌旗招展園場橫開龍騰虎嘯 從禽也我朝定鼎治天下以文馭天下以武故有木蘭瀰禮之行遂使 體跑馬場邊願足無所亦可與已獨是春苗秋獅之典所以經武非以 將軍獵涓城之勢焉凡所謂瞱腦廢駬驥驥之選靡不畢萃而傾城士 八次萬隆奪標者三至于五馬跳浜之會則又以錦記之小飛龍爲第 或蹶倏却倏前得雋者喜若登天敗北省傀儡無地裴玉勵之獨步驚 争來小車獨獨衣香鬢影濫態極妍欲擴眼界之大觀不畏秋寒之逼 迥異矣陰風怒號黃沙撲面木蕭蕭兮葉下衣瑟瑟兮寒侵猶復賢馬 而過者而勝負遂分矣日晷短促僅賽七次而暮至于後二日而天氣 不足比其雄電學風馳不足喻其疾一轉瞬間而四五里之圍有超躍 骨相之超零已而勝會旣闌遊人漸散容郊樂罷待盼秋原是日亦賽 一焉若夫天高日晶草秋木脱而四人蹇馬之勝叉若有風勁角弓鳴 ģ

桀驁不馴之輩不敢明月張阻藐視皇威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夫是以 邑令袁公殉爲署故有二犬終日哀號臥守屍側邑人哀之具衣冠殓 其煩沈犬于水越三百餘年而義犬又見爲咸豐癸壮秋會匪踞上海 自囓其物官廉得其情婦始伏辜解審時犬必與俱一日渡浦胥役厭 懼夫覺一夕於睡熟割其陽物而死說言暴疾卒無知者家語一犬終 義犬為主報仇感祭養之恩也明神宗時上海 某鄉曆姓者妻有外交 之人于滬上一隅各角其心思材力含賽馬其誰與歸哉若日春秋佳 威故於輻騁田獵中隱然有寓兵于商之意焉但華洋邁處萃數十國 小醜旋就誅夷而大敵無敢凌逼也四人雖非我族類殆亦模範乎天 袁公犬乃自餓死事平昭此如例建專祠于縣治之西日润沙揚祠壁 日聊以行樂則亦等痴人之逐隊已耳有心者其色然駭愁然傷已 日奔嚀聲甚哀里人異之以其夫急死事鳴諸官犬銜婦衣至公庭體 天 蘇 一卷下

傷人何自死爲然噬人其性也死亦宜然特安得點殲其類說 殞一時訛傳爲虎捕之不得形跡逾月獸復出噬二人係徐姓王姓者 犬而黑啄長尺許淨綜之狀實治常物村人道輕其地轉受所傷而未 寢皮食肉爲復仇計糾衆持械而往餌歡出捕得之盡力機擊始斃舁 其境者如覽倪迂畫稿爲贄鳥猛獸穴處其中某歲春初一巨獸至類 童寺東南地有名三山寺沿者多荒山極幽僻流水狐村數樣茅屋人 **犬類之異乎尋常者日數書曾西旅貢鄭左稱晉嶽嗾鱗其物性喜噬** 關衡之重約三百鈞見之者不識爲何物蒸換類也荀伏處深山終不 竟爲所斃但吸人血而不食其肉徐有兄故猶戶也編弟死暫必得歐 **繪二大以旌其義春秋時享襲餘聲爲犬而義犬之性未誠也彼牛馬** 人故昔時兼人用犬之機誠不若花村吠影足以點綴生趣也簡披天 而衿裾者天性其何存乎吾知爲此犬所不屑爲耳

得此事親口喊叫使人濫知刻板送人以為勸戒使我得轉輪迴即幸 矣語畢陳豁然醒于是遵而行之竟無恙此娛傷也故冤孽易解至于 王叉以快傷不許償命今固不索爾命亦不圖超度但求多給冥鏡並 姓因生前有罪罰投爲犬不料被傷棄屍陰溝四年于該始得出訴冥 之陳頭眩目暈回家則身熱如火語無倫次大言日吾乃南京省人周 放過語寬飄然而逝傍觀者不見此老惟見一犬向陳張牙舞爪大異 爾自作事尚不知耶爾安然無恙使我遭三四載之困今旣會面豈能 皆生犬著吳未聞死犬現形也然亦有之漢陽陳某者設燒臘鋪曾有 犬有靈性為主復仇此人之所目覩者也故稗官紀錄不一其事然要 其命當將犬屍樂置陰溝冉冉數年亦旣忘其事矣陳攺設豆絲鋪 日見有老翁坐于門首陳詰之答以特來尋爾陳云尋我何爲老翁云 一黄犬入鋪霓食被打而逸嗣犬又至值陳據案宰肉隨手一砍悞斃 天 錄 一卷下

力猛甚珠破漿流越日眼眶遊順自此失明南京沙灣有趙姓者捕 源溢驟有旋風括至沙土。經界不沒能貯必性躁急以指甲刮其應用 計一日李正持竿引雀取膠粘竹右日忽擾以手指拭膠醮且珠盈盈 取如携百發百中發其雄者教之飛鳴器以件兒童嬉戲雌者則調諧 善捕雀秋末冬初黄雀纷野每于清晨密影中或骰踏籠或持膠竿如 喉管亦斷矣是所謂爲同類復仇也凡人有好生之德彼獨忍而爲此 鼎孤以供饕餮而雀似不得善其死十餘年來計傷雀命不可以千萬 殺生受害者固不獨大有感性能報復也即凡物皆然姑蘇人李阿德 **豈不謂一物耳抑知亦能報復與好殺者戒之** 宰割不可勝計一日獲黄犬一 屠狗為專不可以此例也盜波南門外凉亭下有某丐者善屠狗生平 不意奏刀誤斷繩索犬即購而反噬羣丐聞聲往枚則犬已斃而丐之 頭繫之以繩懸于樹行 將霍霍磨刀矣 魚

虚 发連類識之以見造物之奇蘇州朱家莊陳姓者好畜猫犬某夏一猫 犬卵蘿蔔而去溜尾其後則見此天巡入馬棚以所哪置一馬前搖尾 生其能不受禍乎 要皆有以假共手者耳不然猫何能傷人哉大抵人捕雀捕魚皆近傷 猫即躍下食其魚趙以手麾之猫即與魚爛其指店主將猫嘴扳開趙 為業一日至某酒館收道負其櫃上有一花猫桔潔净道手携魚數尾 **踯躅若勸加餐育食畢復即拔來報往不厭頻頻然同棚有二馬一爲** 依不管已出越毁月犬體長大而食必共寢必共忘其爲異類也法國 犬豕同年家門之瑞乃至不分其類而相為哺乳者又不僅犬與豕也 之指已落去一節矣趙弱家腹痛數日遂死說者謂傷處受風所致也 人有居巴黎斯者家有蔬酿一旦見有麴紅蘿蔔者疑而伺之見有 一犬同時生百猫死其子犬死其母乃以雛犬就猫乳之猫則既懷依 五十八

繼台以天此保物之恒情也若夫以哺乳而使之殞命忍則忍矣亦何 **惜聽之可也至于不加保護戕所生而使養則又非保物之道矣南昌** 侏儒之飽「爲曼倩之飢」似以交情爲厚薄者然旁觀者欲擊之某 血繼天亦斃沒而四豕終不育贖異類相哺原爲禮宜之計始迫以人 狸奴所以伏鼠而不意竟爲鼠傷且有黄耳而代狸奴之能事者事雖 乳而止豕十六頭甲乃棄犬子于厠而合分哺四豕以能獲利也初 某甲酸酒肆于靠江門外語母就母犬各一犬魂同時生育魂僅十二 日犬馬同類今犬能愛其類而分其等差是亦犬中之矯矯者宜加護 新奇的質有揭吳門某姓家音一猫雞偶息賴威大殺 利之可得即不恃之大與甚于此願終音音其細審之 人力捉哺繼亦習慣於因乳汁不敷匿避甲乃以鐵練箱之於是乳盐 未成解忽間戀學行聲屏息以窥見有巨鼠一長幾盈尺目左右 一夕主人队脉 用

ï

ţ

壺 也 觜 從事示幾家人指水三弟開猪叫喧天敵門印應排闢而入猪口竹箍 蘇那居然恭嚴私宰者以竹箍緊套其口然後奏刀濫恐其聲聞于外 致歟物情雖微可于是觀世變焉 從而翳之涿駱而天之臉頰耳亦被傷出血鄉人權之重四斤十三兩 屬獨者隨其後規之突出一頭毛色黃巨如猫狗捕之風亦反噬獵者 獵犬而過者遂小怼犬到處相哭鳴吗不已忽奔至戲蕩叢中爬叶甚 **圆所畜雞鳬不時短 缺村無鄰人點羅可與共凝怪之適南匯人有零** 翌晨視猫則奄然一息矣山林荡北三里許有人家三四十戶旣農且 視緒視病猫蜷伏屋隔猝乘之隔其頸阜於大作主人促逐之始寬去 一日某居網猪三頭昇入字所命家人治具煮水某獨閉門將屬刃 如銀針撥之刷刷。有聲或云此風狼也應風輩鴟張其若是哉黄鐘 天 **北缶雷鳴鑑茲 么麼毒害乃爾至于狗能揃之亦其惡駁之極所** 亝 卷下 五十九

物不能言或馮馬而朕兆之所知之獨早故鵲。帰而 **調心脈不留受齊胆裂必不起越二日果死此殆猪之所以報 證脫某則經流如湧跌悶于地追隨校蘇醒目瞪口塞噤不能言醫者** 且大哉如小馬之靈性庶幾其有德乎 **夫羣空伯樂自有賞識于風應外者而 宪之以德不以力亦何取乎高** 寸許計重二千四百五十磅毛色深紅其力甚次此亦馬中之矯矯,者 美國紐約地方有携大馬來者賢高二十虎口等一寸即西尺八十一 以而去某見馬蹄鐵忽鐵好殊異之詢諸店主乃知其由益變護爲又 上鐵鐵已缺其一悟其意為之重鑲旣牽馬似有點首道,翻之意遂数 立于門前見此馬躑躅而來揮之以去低而後來店主異而視之則蹄 較遠購有小馬一往來乘坐極腳頁也並于鐵店以鐵礦蹄一日店主 犬馬報主以其能識人性也美國某名必格來雅以教書為業館去家 知喜鴉鳴 'ni 也 Ħ

非盐屬無因也上洋渡僧橋有酒肆日泰來素語一犬忽於某月每夜

早之間耳 者皆謂不祥然當時亦未有徵驗究恐於非吉兆諺言狗不吠空想退 天地之大飛潛動植何奇不具兵燹後地廣人稀草木荒蕪封豕長蛇 **狺狺**娰哀號不已 腔極凄切 廿餘夜 宗 盲稍間 搏擊之哀 嘷 更 甚聞之

虚 **澳也頗居奇焉又三江營一帶近出人頭狗三五成墾四出榑人人或** 熊身巨若牛喙尖若豕每出樱羊豕食之一那思之協力捕捉竟就獲 有高某者於剖版時得心肝一具曝死據云添胂補髓遠勝于馬勃牛 日咸豐六年賊鋒甚熾赤旱千里曾有此狗過境今復出焉吉凶所在 見之仰其頭而鳴者無事若俯首哀鳴不急避即遭其噬其地老年者 蝸爭蠻觸靡不寓跡共間亦以見造物亭華之理也蘇郡香山近出野 誠不可定故類識之以俟驗耳 天 绿 ■ 卷下

腰細 中胡琴按板合拍前無絶續又一人偕少女共立馬上女子眉目清 如志有一人立馬背其人初着英國衣飾旣而易阿爾蘭之衣旣而 班馬名比可買克兒者登臺馬解人意行止跳躍令作人跪拜狀一 各五分騎馳驟或 熟好奇則其習成使然耳如所謂馬戲者車利尼善爲之馬十匹男女 爲餌利之資究屬行險之事其爲患也實大四人獸戲亦不一名而嫻 手戲雜技寫極巧思猶為變幻小術無足為患乃又有以獸作戲者雖 易施各冶之服轉盼之間變化不定奇在速也又有西婦騎馬步驅按 西樂音節幼者僅八九歲立馬上忽行忽躍忽翻筋斗倏忽無常而 如輕燕受風終則鑽紙圈十餘輕身而過毫無阻馬行愈快其技愈 如楚官妃衣則斑駁陸雕忽而坐忽而立忽而翹其足飲側斜飛 人策轡或五馬聯鑣皆與樂聲相應又一人牽虎 又有跑戲之法八人並賽于馬上 叉 手

盘 之而出則亦可駭目矣其爲虎象之戲也盛旁懸布幕爲門門內兩旁 列歌雜皆以鐵爲棚而下有輪軸以便拉行籠貯虎四一虎大于檀與 **她此外如臺設六椅馬一一扳到復全起之箱殲二帕馬竟能啓盖剛** 擊一竿攝然一響人頭不知何往矣又一人裝束若水手狀乘馬疾馳 植四竿竿頭各裝一人頭馳馬過之斫去其頭十不失一末一人以鎗 有小孔鞭馬夾行棒尖等孔而過有等一牌者有穿兩三牌者嗣又分 奏海中覆舟曲在馬上若遇風覆舟若落水游派態窮極幻相不可殫 其頭極銳刺中首級挑之以去忽易首級爲小圓牌懸踏竿下牌中間 馬臺上立一竿其端作的尺狀置一假首級次分驟馬過竿下手一棒 春約八九尺盤旋上下滾滾翻舞觀者目眩其尤奇者四西女戏服乘 一報置臺中三虎斑然願然甚足畏也西士長生手二鐵棍入籠與門 三虎瓣間隔而居一籠貯兩黑虎狀並經惡一籠貯虎三大小相若取 天 錄 軍卷下 六十一

置其側令象踏于桶上象身極重而立于桶上珠為靈便又以兩桶令 入門內掩關而出象戲則出于西人羅馬路始引兩象上臺象皆被服 門又一虎出於是兩虎相鬥人亦混鬥其中旋又開一門而三虎並在 **有衣兩紅兩黑繞墨跳栅生面別開馬** 按歌戲惟馬戲爲極夥名目各異即奇巧各施虎象之外又有猴戲凡 色以紅趨走一轉令以前足搭于臺旁圈上似向觀者道謝繼以一桶 初入時虎即抱長生之頭長生從容以鐵棍抵虎之領虎遂靡復開 捧之作人飲承之以口涓滴不遺戲亦夥有時以四猴立四馬上猴各 數籠赤黑白大小不等一巨猴睡于籠中巉曲如人西人呼之日味艮 則驅然矯起間飲食否則啾啁作聲似將答應人或以荷蘭水子之猴 一處虎聲嚊動紛結難解長生乃令虎翻筋斗作諸戲移時乃次第驅 一象分踏之而以一象從下行過俄而二人分坐兩象作諸劇而後入 一뿳而過猴似有爐意大磬若

故名之日四金大王此外叉有栗大王朱大王等號將軍亦甚多老于 **能四大王會稽諸生姓謝諱緒謝太后內姪於兄行爲四殉朱室雕投** 尺細裁如指身類蛇而頭則方隱隱露雙角有滿身金色者有具朱砂 宜爾乃有所謂大王將軍皆河工官員歿以成胂幻化若小龍長不盈 物莫塞于龍時而夭矯雲中時而盤旋海曲大小變幻其用雕寫固所 苕溪死有明屢衛河工嫻護漕運封爲大王少讀金龍山中在山建嗣 **斑者位尊者王其身小位卑者將軍其身略大名號不一最著者為金** 可危者乎深識者當不以先親爲快耳 噬不幾以術害身乎觀此戲者方謂耳目一新可驚可喜抑知有患而 物而竟豢之岩雞犬驅之若牛馬雖曰有所束縛倘防範偶疏竟或反 啼忽而跳躍如常卒不翻墜乃知猴之故為啼也種種變幻皆足駭人 心目馬上作戲中國亦多有之雖奇而不足奇也至于以虎象噬人之 天路一卷下

先後次第不相謀其去也一朝而空之漫無形跡所觀神龍見首不見 送大王廟日使伶人演劇去而後止每點一劇以頭點爲準大率整實 夏之 交潮汎 泛漲 或于漕船 北上河 水縮小大王皆先期而至 其來也 河務省能一一辨之大江以北素奉金館四大王清浦爲柯工總體所 絲與我一席地便棲止甲醇而異之風飲利維不得解船吃水頗重啓 色不一名日换袍其他题具根難枚指有某甲者江右人泊舟石建山 誘曲見見上上<t 尾百歟大王觀劇當出見時河憲赴河干以朱盤引之入覆以黄紙舁 下答貨滿戰風色正愁夜夢一老人謂曰吾欲赴袁公浦與子有香火 艙探之則屈曲蜿蜒者無隙不滿且昂首而腟視爲甲久歷江湖知大 大王來者愈夥有一處而至十數位者有一處而至數十位者或當春 一震吳伏而叩首呼大王者三盛以盆瓦噘乎有容潔中賴供養楊帆

靈 慎毋恐晨起檢視炮座下龍王果在焚香頂灣自清江解維下數刻即 文公亦爲河 神大王殆以類召之與不然何來之甚夥而去之同時也 神歟光緒己卯冬季河帥為長白文公大王將軍至者絡繹不絕計有 達此神之助我風力也僧仿消中供養州主河廳敬諡拈香城廂內外 要之大王封號載在記典赫霍聲靈已非一日其來見也不獨使河流 五月杪一夕盡去無稍先後人頗爲異不數日而交公騎鯨矣說者謂 五十餘位有老于河工而未一辨識者日日演劇大年春季無一去者 門外河岸舊有大王廟炮船某哨官送一大王至謂廟僧日此即爾蘭 赴浦三日即達旣送紳入廟獲厚賞甲每臨流頌大王之德云高郵西 無不開然觀看焉又有某押滑連在臨清閘侯水忽有大王至通誠默 之神也昨夜兄夢于余謂本廟設此已久數年未一歸乘拜返棹南旋 天 鈖 ▼ 卷下

欇入 室際落下如刀劈兩截牧草二 童亦同時被攝一則 毫無所損一 兄尾示以全身而又能治諸疾則又不可捉摸矣劇談縱酒有客音數 順軌音慶安瀾上將使天庾之供無稍阻滯殆亦仿何伯翰誠之意耳 則將刈草之刀刺心而下橋北居民固安堵無恙云勒懷人言單機釋 俄露靂一 雲四布雷電以風橋西之民于暴雨中遙見白龍二尾旋繞于東橋上 數百家沿河而居河東西有二橋屹然對峙隔僅半里許六月十日濃 事頗奇爱赐管城子識之戊寅歲鹽邑西鄉地名流均溝小鎮也居民 玩之也然有時態異非常或主豐稔固非尋常所計料者至于見首 由三百六十離為之長離也者生大**澤**躡層雲變化不測人不敢狎 神而 帶有禿豬過境傷人百餘日 魦屋 百餘間 其時風 兩晦 冥天 地異色 物者也若徒以龍之靈奇變幻目之則褻矣盍于禮典一楷之 **蹩神龍掉尾河南居址一掃而傾傷人約有十数一銅器船**

畢形全身盡露鱗甲萬點一一分明正不徒東雲兒鱗西雲見爪也但 爲龍然其形卒不得而見也戊寅歲中秋前一日下午後西北方忽存 有灣海海邊有夏盖凼山與有夏濫廟內配泰馬王妃即途山女也海 倒北海之勢迫雨過天晴則已月上東山矣居民於相應以爲豐稔皆 其首模糊莫辨爨時黑風捲地海水直立狂雨猛至幾若有傾銀河而 雲疉魚鱗俄而白光一道上冲霄漢于半空天矯腦拏變幻不測四爪 中向有白龍梯子中秋前後朝山居民于此數月內見雲脚鱗生即指 隆冬館凍冬凍館惺忪三春足一冬亭王春花豐稔也上與縣西門外 未消之際西南天際有隨天矯雲端如盛夏取水狀貶久始沒農人謂 五兩日東南風光作天氣驟燠坐不勝衣行不勝棉當朝駿甫出宿察 土人云為人所刴故耳此皆成灾者也己卯歲蘇郡于仲冬月之十四 非常震動故有此次光奇者三人被提去不知下落態以秀名者何據 天蘇風卷下 六十四

而至轉成旣竟以水洗之豁然開期於是患病者爭來屬試屢驗嗜奇 以香灰外科數以鉢水當立效宗長大異之傳語鄉村有一聲者扶伊 **嶺與牽化交界處也新雨館潭見一蛇浮水而上大莫與京張矛矐曲** 蜓入之界至祠供奉推度示夢于宗長日不能行兩止能治療及科治 衆院怖叩求至再倏忽中的一小蛇衆以磁鉢置水求其自入蛇果蛇 水符即沈越日龍果露相雲端大雨霑足泉以報賽酬之又翻境拆開 大費必須老友王某到此方可與請衆為戀異延訪無其人忽得之于 民為亢旱故詣離潭通魂聽舰羽士書符作法其符向不焚化置睹水 色云岩夫不主吉凶而亦有現形者則事之偶然者也靈南獸江橋鄉 兆數十年未得見此聲道光二年曾見之晚天多種假健棉花尤為出 王姓家譜中遊戲是人已去世百餘歲矣鄉民竟將此名曹子疏投之 面即以自沈此次符置水面爲時越一臺夜終未沈得一紙字跡顯著

金 天 絲 概卷下 治疾之幻且又有宴客之奇報想亦齊東野人之音耳又鳥足聽信哉 為維所快傷與是皆不可知者也至于現當前色相而即有變登之變 晶世界夜有肺燈往來水上并有歡呼聽飲之聲舟人體之龍王宴客 撈乃必吸水于洲渚之中以致嚷成灾兵鼓其其之中自有定數與抑 自渠處乘船來者行至中途突見前面有一館戲水館尾深入水中館 **暮春三月柳鄉水慢蛙散聲時聒人耳漁者以此物可尤庖廚舉網議** 每週湖凍必有此異云噫龍紳物也瞬息千里若江若海何難任其取 館身一縱龍尾所桥左近草房俱皆塌毀船亦類簸異常逾時方定緣 首蜿蜒向在攀表時則水摩忽吼怎氣狂飛舟子亟以船聯柳櫓霎時 油長約十數丈歷二十日不去或云天齡之也楊之伍佑場鹽敷也有 相雕不過數十武耳丁丑季冬 初旬天氣寒冱太湖一片汪洋凍成水 矣東莞縣有地名觀岡者忽有墮館蝎于蔗畦之間身大於桶瓣悄而

八市圖利聯会亦不之察按姓之爲物實有功于農田生稻唯禮食稻一 此一味即不足以供老婆裁第俗尚移人古今相同青草池塘俯拾即 如膾炙然邀罄以其酷似人形力赞高宗禁之自是而後有禁有不禁 乎杭城湧金門內有金華將軍廟將軍張姓從錢武肅治水有功因得 根鳍虫禾苗乃長故有司嚴禁漁捕四朝聞見錄會載杭人喻食田雞 太史知其事建小亭於此題日靈松撰聯且誌靈跡云叉牽化人集甲 是供一時之欲造無窮之壁固易易爾而抑知蛙性靈異亦足以報復 亦有食有不食苟人盡不食捕者亦不禁自幹况口腹之欲無盡量少一 株高與樓並一日神降于松樓之上牌坐觀者以沈欖供牽條忽不見 立見災害兪慢在西湖第一泉之側兪蔭甫太史朋髦慢後有狐松一 医異時或出遊民家以香燭彩亭送還榊即跳入榊廚而隱否則其家 封加以金華者金華人也人皆訛爲青蛙將軍濫廟中固有蛙神最著

亚 天 錄 卷下 避暑家居時值黃昏新月柳梢疏簾半掩而鼓吹兩部實足怡人甲方 若也一日行湖于見有靑蛙怒目踞視戲投以瓦中背遊死大悔且憤 然日君莫善士余樂此十有餘年飛走之属搏擊殆遍罪又通于天矣 以為犯殺生戒亟欲投制狗之以償其命旣思家食母老展轉無計會 树四某性極慈善生平持殺生戒甚嚴雖蚊蟲莫敢犯人笑其迁某自 而周某得奇症狀若選崇譽治無驗或謂所觸乃蛙神也故作祟又太 許周堅强不己試以穩鋤發之尺許得一石板極力揭視無他物賦伏 輕淚豬麥餓外忽見燈影其細如豆閃閃作金碧色驚之亦不散注目 **項之遂杳同邑周茂才假楊旁室每夕飘覘之指爲娥金之証甲固勿** 審視條分爲三中有一紅光其發勃勃無異燈火移而近階轉復及地 蛙三頭色有金碧及殷紅者亟掩護蛙已先後躍出不知所在不旬日 一獵者至知爲輕生者急止之詢其故某以犯殺戒欲殉事告獵者慨

即有于背壁洪樓巨線以亦復不長體其高下而浮泛爲聞亦有被浪衝 自胸而北從鎮洋一帶來者渡江之時鼠皆卿結其尾大者尺餘小者 居人沿岸居庚辰之夏忽有肇風波江絡釋不絶歷時兩日之久要皆 **吉凶悔吝之機必有所兆人世緣懷暐欲昏其智慧功利奪其違明一** 自規則又不可解矣於何骸之骸之于鼠楊境六七寨兩口南滨大江 身蹈危機而茫然不知避反不如微物之識先機者多矣至物之相率 之告焉 僅有烟霧一團自水面觸臨而上某異之告賭人僉韻制神幻代云吳 **默且既以神名人亦何必食之而造其孽與故錄之爲喻食者作先聲** 越間舊配青蛙陣藉留仙聊齋所錄想非無所見者此亦可以稱其關 一躍人湖而沒某以較阻不及無訝再四諦視之湖光如鏡水放不具 君不過偶爾之失且有母在可無死余願代汝僕蛙君其應歸會畢身 **一般 琴 一**卷下 天鴉 散不逾刻復合遜窺之幾如長蛇蜿蜒飛行絶跡旣至北岸不奔寬 先知而遠避之也又聞江北金陡門處有碩鼠或十數頭或數十頭悉 **汽報原近佛氏因果之** 散然實有昭昭不爽者吳人喜牽佛賭香伴天 者固鼠之明人不得而决之也鼠之自死者亦鼠之封人亦不得而斷 寬出者說者謂是即田鼠害稼者結羣自死正主豐兆要之鼠之遠避 17也若偶然之異不主吉凶則鼠又何自避而 自死也噫此其中蓋有 從埂圩下寬出跳躍而死金陵水西門外新洲一帶亦有此異且死數 **巨蛇盤伏菜中雙貝炯炯光可射人羣以爲忌爇香禱祝而已旣近天 丝绝香者附舟偕行相戒特素携染把置之筋底一日舟子取杂見一** 不穴居皆聚于空田內約計有四五畝之多說者謂該處必有水鼠故 六十七

次第回舟尚有遲遲朱至者同體候久相與沿流間步聞哭聲似新喪 恍然崩中之蛇爲報冤來上海城內石礮岸某姓翻造住宅於堂中地 事析人金某者以幕游挈子來海上極俊秀金素晴繁以爲水族中異 身痛繼乃痛入腹中不一時奄然純矣盖蛇之索命也又有繁索命一 始知為蛇囓斃回身持械擊蛇則蛇又毫無形跡矣相與大駭香伴乃 者尾而前行則一小墟落果有遭喪者詢諸農家則曰某黎明至田間 **丝界同人合舟登陸舟子暗鏡** 態底蛇亦不知何往泊進香事竟人衆 **懸公手乞赦之金于滕臃中允其詩醒以告其子未之信翌午入廚下** 味無過于斯所食不知凡幾一夜夢一白甲將軍向金求牧云明日命 下見一深潭中蟠黄色大小蛇不一主婦令焚燒之壽 斃是夜主婦遍 **避**搜忽來一蛇啄其腎囊狂叫而 絶家人往牧已無及旁觀者見大蛇 見一驚肥且大甲微白金觸所好食指亦動命解而烹之以供老婆前

遊 天 錄 ■ 卷下 背色着後半有紅絲一縷腹白又有紅筋兩條蜿蜒南北分行歷半時 雞門鴉門一時戲弄之人以爭彩勝此常情也推此而相門者亦不一 許久始盡有人捕養碗中或截作兩段頭尾仍游行活潑經日不僵老 聲喧鴉民聚而觀之踰兩時始解散此一異也浦東有河日運盤河辛 矣至于蛤介則渺乎微矣庚辰之夏恩東南海盤步鄉外有蛤數千隻 **巳二月間春雨大沛天將曙雨旣止河面有由盈千累萬似蛇非蛇長** 相鬥于田畔其形甚小背上紋有紅絲一縷橫束腰際各成一隊閣閣 之爲蛇曜斃者則又難以常理解矣歸諸因果可也 病亡金悔甚暫戒口腹之幡立願放生云噫冤冤相報果若是乎要皆 夢則置不問矣是晚又夢白甲將至實預約當尋報復不數日其子忽 無好生之德而以好殺而心揆之天理殊近殘忍其受報也宜然若某 三寸頭小尾鲵兩邊排列次序不紊亦若相鬥者然其中另有鉗有鬚 六十八

疽疾皆以為蛇毒所致於是偏覓捕蛇者得甲乙丙三丐甲師也乙丙 其徒也索資甚巨鄉人釀與之不數口工丐携一種羅中貯蜈蚣無算旣 捕蛇者說柳柳州之作是文也:寓政之苛也未及夫捕之若何近乃有一 願與博物者一考究之 矣然此亦臆度之談耳要之蠻爛相爭原無關于輕重鷸蚌相鬥要自 捕之奇捷者姑蘇滸暨關四鄉。向有巨蛇出沒左右數里毎夏多染瘡 足異耳至于變怪百出不知何自:來亦不知何自去則吉凶又何在乎 **颰 註 侵 晨 典 視 則 蛙 屬 之 死 亡 幾 滿 田 隴 有 占 者 曰 此 兵 象 也 漏 不 遠** 于漁者亦不識也此又一異也專東惠州府屬某鄉有耕者夜宿于野 互有損傷為官為私本非一類共門也亦所宜然特以在秋暮之時來 軍對壘合陣互鬥擊刺有聲預與勝負已分逐北追奔不留餘地耕者 時已秋影忽間聲閣閣千百成羣驚起覘之則羣蛙逐隊而來儼若兩

壺 天 蘇 ■ 卷下 物出重貨購其皮置院中以備博覽云南匯縣北界大團鎮有二漁每 大魚下網舉之如一髮引千鈞極力牽之方起視之則一魚大如人身 于蘆深焚逸相與爭舟而行一日見浪花極大對語曰如此浪花必得 泰四人有駕航取之者下此則沙魚海鹹皆有極大者英國人近年得 鱗介族之大者於洪海巨浸中而能楊馨鼓亂者莫如爲鰲爲鯨古詩 有云滄海釣六鰲又鯨魚跋浪滄溟開是也然鰲不得見鯨聚于北洋 杯盌斫而焚之臭聞數里此所謂以譯攻靠也丐之術亦神矣哉 . 指死猶不釋乙丙復以樂水洗甲指頃刻遂愈按蛇長八尺有餘粗逾 力舉手外拔乙丙各以鐵剣助甲倒戟而出蛇已挺然優斃惟緊嗾甲 指中指大幾如股令乙丙分立左右甲即以兩梢探入窟中有閒甲儘 得蛇窟甲啓耀散蜈蚣食之身體漸腫運氣片時賦者全滑惟右手食 一巨魚固沙属也身長二丈九尺服周一丈五尺可謂大莫與京矣博 大十九

遁又! 魚至狀如**前**而體較大徑噬其際!!手 | 足均愛傷殘命在呼 手已避去一指吞飲魚復楊譽而前又噬去右手食指一點兒負痛而 如鋸魚害人則又不在乎大矣英國有兵弁堅尼者一日獨往布坚河 皮肉俱無首足可辨以瓦餅碱而 極之始信大魚吞舟其理非誣也至 海口洗浴忽來一鋸魚迎而相擊堅尾渺其小以手格之魚一張吻左 周身黃知為黃魚之魁也**破**共腹得魚膠另有一胞學之得小兒骸骨 處矣福州于某歲得一大龍除首量身計長四尺七寸獨二尺九寸許 **异往醫院治之已無枚矣按此魚牙排如蜗見人即噬即在舟上亦有** 吸避小艇弱而過疾呼救艇既至堅尼方欲登舟忽又來一鋸魚視前 **躡登肆害者迟在水中且手無寸鐵乎自是海口軍民相戒不敢至彼** 三魚更像性復級惡直噬堅尼之背膚肉蟲脫五臟幾見迫舟人枚起 一尺九寸許預六人方可舉之其重約可知矣聞復蹤之江中舊亦

蛇甚大疑而置之近有外國人親見之謂于阿非利加地見有海蛇 未見想亦介族中之老物也鄉間人疑其毒無過而問値者携至周浦 如鉢盂兩螯赤色一大一小壳中青苔崇茸鼠約二斤老于漁者目所 如鄉犬巨如臺子豹長三尺真巨觀也杭垣下坂珠短巷內向有瓦礫 條傍岸鄉詠吹噓吐沫久而始隱約計蛇身長有七八次色蒼黑其頭 途次爲一金陵人購去放生矣其針似錢其爪如針初獲時置睹羣蟹 幸矣浦泉之中西何九十月間漁人羅列盤歸有周姓者得一巨蟹形 變相面以香燭淨茶砚而送之一倡百和比戶皆然喧鬧华時蛇始逡 過見而大呼於是居民集視蛇亦不避蜿蜒自如有年老者以爲財神 直繞山址思中小兒十數輩不識為蛇爭以石投互相為戲適一行人 堆積土人以狗兒山名之某日傍晚山脊下忽見巨蛇一條蜿蜒蟠旋 **雙中凡體足經其鉗者無不立斷亦可謂罕見也往年煎海者皆謂海**

欲藉此障蔽網罟也老漁恰何其吐沫時與禍得之容有自東洋橫濱 **周以深緑粗與柱木机等長幾及二丈然尚未見其居也又有所謂墨** 略黑且多鬚及足猝視之不辨首尾來時則千百成為吐黑沫子海遊 魚者亦水族中奇物蜜波多有之形類風大小川等身無鱗介白質而 巡而去按蛇首有五升大兩睛閃灼作碧色時露金光周身色如栗炭 **械**而往**植忽**駻其目張其喙勢將噬人漁者體而退殖曳尾沈入海底 之於是收值實觀魚則猶是也而利力數倍买已卯歲三月中日本大 尺當頭兩鬚技立其大如樣長四尺餘雙目炯炯有怒狀見之者皆奇 至者言其地漁人得墨魚一尾大逾尋常見者敲十倍首尾約一十二 板地人忽見海中浮一大龍約長二十四尺衆漁八欲插糾廿人餘備 或關即此種也江海之大鍾毓繁滋何奇不可具何物不可大少所見 不再見矣同日隣境人遜望見海中一物極大頭出于水約長五尺許

症 甲陶沙為業兼養館銀家以小康一日甲入城未歸婚守戶俟之三更 時然間舊主有解隔聽覘之則一賊皂衣容袖綠竿乘下行將下躍未 犬能守夜所以禁贼也蛇亦有以禦贼者奇矣蘇問虎阜山後村人某 **惡固不獨人類然也造孽重者必受天誅即魚也可鑒矣** 罪且魚身爛潰臭穢逼人彼江皆繞道而過三信乎天治茫茫福善禍 舟擊最重故有此報或陷泥沙或停江岸自皆無珠任人碎割以償厥 横江鐵鐵橫亘中流船爲阻礙魚狀巨喙箕口廣類豐頤鼓吻雷鳴揚 **播**故立大者于萬斤小亦數百斤老漁謂係海 館性喜噬人巨者能吞 八月十八日為巨辛已八月有海中巨魚為湖打入者不知凡幾殆如 多所怪皆拘嫌之輪蟲顧博覽之一擴眼界也 飛城鏡屋三遊久不敢下翻身向外乃呼踏舍相屬逐焉出戶周視見 俗傳儀逢閩月海中必送頻魚此常事也未有若鏡江之多者潮汎以 天 錄 卷下

起立行人有謂爲穿山甲者某購而放生投諸城四也是園游人人園 自海蟒共顕然者矣 約三尺許狀類泥鮲鱗較大黑色身有四足前二足稍短後二足能自 魚之吞舟既受天誅蟒之吞孩亦為人路日本某處近有一蟒大如車 屋簷巨蛇横亘其閒長約丈許始知賊不敢下屋者怯此蛇耳某與蛇 水族奇異生平未見未聞者實繁有徒某處滬城有漁者獲一怪魚長 是塞勢軍械暫必減此朝食挖掘其窟果見大蟒盤队窟內象人股票 日蟒忽蜿蜒出將某姓數歲幼孩一吞而下迫人見已無及矣鄉八於 軸長不知幾十尺猛毒異常館而生畏無有敢觸其鋒者壬午三月某 不敢前惟一人舉館奮擊中其首遂斃剖其腹孩骸尚存信乎害人而 不知有何施與而乃爲之缥賊也不然何適相巧哉

見此魚躍登園雙慜牖曜損急逐之仍躍入池恐後患乃润而投諸海

中小利者其思之 物觸其足初而奇癢繼而腫脹不轉瞬而一趾之六幾如股矣覓蛇丐 治之丐至而腫已過膝極力療之始止腫數月乃褒又有足爲蛇齧者 臨淵羡魚退而結網此有利而無害者若徒手搏取其受殃也亦宜蘇 天下事有變生倉卒禍起須臾雖極飲饌之細竟至疊路數命而爲意 日足指均墮去噫此皆一時於羡之心動之耳咎由自取世之輕身以 越宿乃延蛇丐旅冶丐束手云毒已入筋,能不致命颜是傷矣不數 郡農人某于田水泛灣時游魚鱗兴平魚旱底足泥淖中摸取忽覺有 乘槎筆記嘗載之 水擊之即便發亮所謂黑夜蕩漿星點紛飛風起潮生浪花如瀑者也 見有光閃爍不定疑有罪棄之按藍蜞之光或從海中帶來凡海洋之 中云叉吳人許姓買彭骐定之以酒與諸籍中人矣一夜客至取食忽 天 録 卷下

値耶 藏。乾荣作奠以餉二子俄而皆斃疑以謀幾成大案嗣審爲蜒蚰遺精 藏毒而謀害者屍親遂如禮殮之亦不請驗也洗 **灣止渴其貽害于人猶其顯焉者耳要之命實使然不然何如此適** 湯于釜了無異色夥伴四人團坐大嚼旣罷未逾刻而 計所不及料者如粤省新會縣黎姓者設木肆于四會縣之滄江貿 乾茶中毒而路後母始得釋彼飲湯而路者殆亦類是噫漏餔敕饑鴆 幸免難衆隣槍機咒不解其中毒之故燕飮湯而死者庖人與焉知非 繼則皆呼腹痛輾轉炸器莫可名狀前亭午已斃矣其一 **公平與人無忤葢歷有年所矣一** 識之如魚之中有名河豚者以其肉鮮美故以是名然有大毒不善烹 飲食所以養人者也乃有極口腹之欲而致于傷生者其事 日晨餐有所謂猪肉粉者常饌 兔绿所載後母取家 夥以未染指 人大呼腹 非 因 他出 易 類 糏

盡無效不數日的命資魚阻未有傷人者想此魚遇大性有異耳又歸 伏于地手皆掩心衣皆碎裂口角紅白沫橫溢大小便流續面皆赤黑 明月遂生吞之未數刻腹即殺痛自此逢食即崛稀粥亦不能進醫藥 成風以命嘗試殊不知何故也然魚中能毒人者又不僅何豚一魚已 食河豚對其父約四人共食次早四人皆死一仲于牀一伏于案二人 姓少僕于四月間乞假歸不一日僕慟哭而來云其父死矣間病則以 重約數十斤購之命割烹見魚胆大似卵因思已素患目昏此必清凉 也某洋行船夥行纸小姑山下停泊有漁舟捕青魚一尾身可四五尺 **丐婦未及晚腹痛甚死于城壕世多美味何必是而人之嘴此者相率** 色素命一鎮江人烹調不善也又廣儲門內卻姓車夫與周購得河豚 者食之必死以其血脈其子脹其膈酸能致人命無難可解也傷有某 天 錄 哪卷下

皮變蛇枯黑色新而皮虛脫去如金蟬脫殼然人如髮脂但未有死者 醫者視之莫識治以曬風凉血藥亦無效越日而皮變焦色叉越旬而 其地人多有皮色變紅之患症類班疹而無顆不痛不熱惟獲如虫行 之聯遂剖而賤售之貧者以值康多往職味亦甘淡肉堅而澀不數日 自誇其力機臂向前以手握鰭項未及引刃掉尾繞臂三匝霎時間肘 魚鱗粗而 黑嘴尖而凝重約二百鈞老于漁者莫識其名也售于市莫 廣州府治新安縣有地名鹽田者演海民多菜漁某冬有漁者獲一巨 乃更數藥以口呷而出之武生乃得不死噫亦幸矣又有食魚致疾者 幾欲折有弄蛇者過而見之日殆矣非余莫能脫也令生飽飲雄黃火 酒取利刃刈之刃落鰭斷而臂不見血惟繞處如蛇足養養賴畫肌膚 巨鰌一條重有三斤山東繼春見而悅論價旣竟無法取携有武生者 魚之雄者爲鯛其力至館其性至毒食之亦死蘇郡雕坊橋魚筺中有

妄聞之督匠砍伐斧甫下紅水溢出愈伐愈多家人瓔勒不止良木旣 爾為我作主人彼此均便不然勿謂馮將軍不能與問罪師也沈以妖 已久兹以逼處據思尋斧何絶無符火情乎止爾殺機我爲爾蔽風雨 墙以界內外樹邁當衝有伐樹念即夢古衣冠告之日我樹神也寄託 署允當清影公專諳練諸吏無出其右家業饒發住屋三進頗華美院 **添口味者一省之** 性也噫嘻徒快一時之欲遂至視性命如鳩毛緊發之害可勝言哉願 有古木一株修柯戛雲濃陰匝地乃百餘年之物也沈擬于院中築堵 異而錄之津城任家胡同有沈某者行八年已古稀向在長蘆轉運司 古木參天有神呵護亦常事耳有遠客歸來者述及樹神復仇二節因 **耳病亦奇矣又食蟹者不可與柿子同食滬上有龔姓者一日食蟹後** 又食柿頓覺發冷肚痛臥牀祇一晝夜醫治不效而亡以盤與柿皆寒 泳 多多下 七十四

果實不一未聞有致人于死者然亦有之如菌種不一鄉人来菌者分 妄言妄聽可也 然故乘此妖氣而受其戾默不然世之伐樹者多矣何不並受其論哉 人背皆以伐樹喪身者也豈果樹之神靈應如此乎要亦其人命運使 與英租界某洋行洋人令哪人運斧伐去哪人慄懼不敢下手洋人盛 某姓祖墳在老閘六橋北首傍有大樹一株時有人在此自縊者嗣傳 合力樸較不能奏效段屋兩進萬金煎物盡付刼灰沈于夢中驚覺門 怒親鋸其樹旣斷樹洋人手腳忽覺寒冷臥不能起越三日沒矣是二 火葬焉最奇者該屋四邊圍墙絶無坍塌門以內則皆成瓦礫場矣又 門別類群共名目其有毒無毒者皆辨識之城中人食菌者必以銀物 **愿已燃以案卷在队房檢點保護遂及于難共餘秤屬又有大小三人** 類水注如血兩口不絕未幾而某夜回祿災至矣天無微風火勢猛烈

情呼車送回告以故延之治醫皆云中瓜毒師之弟云數 已未一時姚張同呼腹痛刻甚一刻面皆青紫如中毒然師適回見此 皆不及一時大寫大汗而發愚人之愚亦可歎也揚城有同塾讀書者 為姚張二姓子年皆逾冠午餐後至塾師之弟若子食四瓜邀同食旣 **鱉日殆矣此巴豆也速與醫治如其言壯者幸無恙其一老婦三小孩** 片刻時腹絞痛呼號欲絶隣船間之詢顛未具以告有老舵工取視之 結實纍纍有湖南鹽舟夥遊此見此物愛之採取升許以歸與象分食 二人中之有進拈獨丹與烏骨母雞者醫云非也進以敗毒煖 也食之岩瀉而死其在樹隔年者更烈揚州湖南會館舊有臘梅一株 **ギ日禁鯛服立解此殆未以之解也臘梅花結實如豆即藥部中巴豆** 為識認鄉人則隨采隨食不加小心恃其熟識故耳胥門外梅灣某 母子探菌半籃佐午餐食飽即吐潟不止翌日同路按中菌毒者以苦 天錄 卷下 七十五 人同 食 何 獨

端有毒即博學之士亦難遠害衛生然則人于飲食一道其必隨時隨 臨一串寫無橫書者爲崇爲祥紛猜莫定又有郭姓瞽者香港人也行 某以爲怪鳴于衆均不解視所折之樹則亦有四字焉其文曰日月常 之為薪見木裏有字其文日鄉村雲字鄉村兩字橫書雲字兩字直 植一日折取樹上小幹欲以爲鋤柄也該樹名狗毛虫幹不適用乃折 物慎之而不可妄爲饕餮也可 瓜腹云噫物之罕見者其為毒尚可揣測先事豫防至于習見之物 **轟傳瓜腹生毛初皆不信劈開果然見有黑白毛四五莚長二寸許** 毒也師于是貼示通衡西瓜有毒不可食而其時賣香瓜者亦不得售 中夜遂斃兩家于師門無所怨惟切齒于醫生然究未知所中者果 經 木裏字畫昔人已有言之而未能測厥所由也新寍縣村人張某事種 油麻 地人有贈竹一根携至太平山與衆傳觀或爲剖之中有 無 盤 何

虚 粤省道光初年南海縣竹樹開花結實如米擷而咽之其廿如飴羅 村先生遂以第三人登上第自是而後番禺許陳文觀察以第二人及 于戈類書所記班班可考而後之以此占驗灾祥者亦往往信而有徵 **第順德学若農學土以第三人及第同治辛未順德梁斗南殿撰以** 開花結實植物類然惟竹樹常有此有則主科第之兆凶數之兆或主 奇異物 昢 也天之生物何奇不其必以此爲怪抑何鑿耶 或謂 指降伸旗聯云福隆為福妙廟成就助成功宮閥者皆莫解羣呼 王戌年南海 聯詩云山川母過聽聲悲水陸羣理社鬼饑浪音西方招疫氣東來 人及第其年均有竹樹開花結實之事此一驗也至于凶荒之兆咸 天跡 此特奸民之所為耳瞽者與剖竹者皆其類也不然竹竿非 何必與衆傳觀而必剖之哉此則人巧爲之而非若木之天成 卷下 帶竹樹開花結實林地山侍御旣以第二人及第而 七十六 雑 胐 珍

是年七月朔颶風陡發海潮盛漲災害百數十里及南海譚叔裕庶常 無所徵驗而亦有開花者光緒己卯蘇關外某氏園林有鳳尾竹數簽 天豈眞于竹露之哉 個千年一一點綴奇觀也園丁以不祥結除之叉金陵城南北竹園 忽爾白花吐放屑玉霏霏珍珠點點旣如梨花淡冶又復柳絮輕盈萬 以第二人登第之年八月又有風災較壬戌爲尤甚是又一驗也若夫 或然耳即所謂科第凶獄兵戈之兆要亦附幹其說耳不然吉凶始兆 竹有花為証 夥 壬午四月中樹樹皆花色黄而 白融者謂主兵象且引咸豐壬子年 要之天時地利偶有轉變故植物因之見異宣洩潛英 뗁

落博、極聲書、屢躓易屋每慘慘不得意一日出所著壺天錄示子書皆 問見儒者交養之學其在是乎子與百一居士交蓋十殼年矣志氣磊 怪推而至於災莊休咎之後殿飛潛動植之處奇無不渾輝焉盟盟焉 天之道為帰天之言其名以竟者寒暑易時晨昏敗候自古迄今恐共 而昏於物欲攙於世故者迄不知天道之昭昭柳思天有顯道厥類惟 日此書之有益於人者也余害怪人生涉世營營逐逐月在天覆之中 藉問上之實事以寫其抑塞之心胸情般懲勸理寓居常不禁撫卷歎 蓋問交必得有益之友證必得有益之書斯外以資夫切磋內以補其 人心之邪正以定世運之盛衰而即為降祥降殃之本者也是錄也體 彰其能統庶蒙而在宥但萬化而靡過者固不外乎典常之理要實於 此壺中之晷刻也故凡於耳間目見之端上及天地中及人事旁及鬼 天 錄 後原

警悟咸晓然於天心之感召於本人心前一以常經自守不爲物欲世 故所撓則共有益於世近人心也當非邊經而居士內外交養之學蓋 常共為能必必切顯說今觀是錄不拘一得要使當世之夢夢者交相 矣徒仂于氏之搜神齊諸之誌怪奇奇幻幻日駭心鬥而按之天道之 光緒乙酉清和上院白田吏隱誠於聽風聽水之鄉 於是可見一斑云 而包舉容納於一壺之中則靈中之天實是以彌綸六合而恢廓九有